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巻第

松本
子 X III
1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序

垂拱四年二月十五日仰止沙門釋彥悰述

恭惟釋迦氏之臨忍土也始演八正啓三寶以黜群邪之典由是佛教行焉方等一乘圓宗十地謂之大法言真詮也化城垢服潛馬駞羊謂之小學言權旨也至於禪戒祝術厭趣萬途而滅惑利生其歸一揆是故歷代英聖仰而寶之八會之經謂之為本根其義

京都大学
930248
図書

也三轉之法謂之爲末枝其義也暨夫天雨四華地現六
動解其髻寶亦以衣珠借一以破三播末歸本者也付
法藏傳曰聖者阿難能誦持如來所有法藏如瓶寫器
之異若即謂釋尊一代卌九年應物逗機適時之教也逮
提河輟潤堅林晦景遂旦沖宗於焉殆絶我先毘迦葉
属五棺已掩千氎将焚痛眼滅人天蒼生莫救故召諸羣
衆集結嶽言考縄墨以立空之門即貫華而開律部撮
優婆提舎以之爲論剖析空有分鑣衒當宗之以因縁
明之以果證足以貽範當代軌訓将来歸向之徒並遵其
義及王秦奉使孝日光而求佛騰蘭應請笑練歎以通経
厥後易首柚勝之賓徙義於天外筌象葉結彎之奥譯粹
於區中然至賾至神思慮者或迷其性相唯悦唯忽言
談者有昧其是非況去聖既遥来教多闕殊途覺輸别
路楊鑣而已哉法師睇甄誕辰室表空生之應佩觿益

歲心符妙德之誠以愛海无出要之津覺地有栖神之宅
故削跡駿矯翰翔集二空異縣他山載馳千里每慨古賢
之得本行本魚魯致乖痛先匠聞疑傳疑豕亥斯惑
竊惟音樂樹下必存金石之響五天竺內想具百篇之
義遂發憤忘食履險若夷輕萬死以涉蔥河重一言
而之柰苑就鷲山猨沼仰勝跡以瞻奇鹿野僇城訪遺
綿於嘉節春秋寒暑一十七年耳目見聞百卅國揚我
皇之威烈震彼后之權豪褐異學之高轅挍同師氣
臣懷名王拜首勝侶摩肩萬古風猷一人而已法師於
彼國所獲大小二乘三藏梵本等總六百五十七部並
載以巨象并諸郵駿蒙霜犯雪自天祐以允亨陽若
陰谿假皇威而利涉奧以貞觀十有九祀達于上京道
俗迓之闐城溢郭鏘鏘濟濟亦一期之盛也及謁見天
子勞問殷勤爰命有司詔令宣譯人百敬奉難以具

言至如氏族簪纓捐親入道遊踐遠邇中外讚揚宗
息已以歸真同薪盡而火滅若斯之類則備乎茲傳
也傳本五卷魏國西寺前沙門慧立所述立俗姓趙
豳國公劉人隋起居郎司隸從事毅之子博考儒釋
雅善篇章妙辯雲飛溢思泉涌加以直詞正色不
憚威嚴赴水蹈火無所屈橈覩三藏之學行矚三藏
之形儀鑽之仰之彌堅彌遠因撰其事以貽終古
及削藁云畢慮遺諸美遂藏之地府代莫得聞爾
後役思纏疴氣懸鍾漏乃顧命門徒掘以啟之將出
而卒門人等哀慟荒鯁悲不自勝而此傳流離分散
他所後累載搜購近乃獲全因命余以序之迫余以
次之余撫已缺然拒而不應因又謂余曰佛法之事豈
預俗徒況乃當仁苦為辭讓余再懷慚退沉吟久之
執紙操翰汍瀾腷臆方乃參犬羊以虎豹糅瓦石以

琳璆錯綜本文分為十卷庶後之覽者無或嗤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載誕緱氏終西屆于高昌

法師諱玄奘俗姓陳々留人也漢太丘長仲弓之後曾祖欽後魏上黨太守祖康以學優登仕齊任國子博士食邑周南子孫因家之又為緱氏人也父慧英潔有雅操早通經術形長八尺美眉明目褒衣博帶好儒者之容時人方之郭有道性恬簡無務榮進加屬隋政衰微遂潛心墳典州郡頻貢孝廉及司隸辟命並辭疾不就識者嘉焉有四男法師即第四子幼而珪璋特達聰悟不群年八歲父坐於机側口授孝經至曾子避席忽整襟而起問其故對曰曾子聞師命避席玄奘今奉慈訓豈宜安坐父甚悅知其必成召宗人語之皆賀曰此公之揚烏也其早慧如此自

後備通經奧愛古尚賢非雅正之籍不觀非聖哲之
風不習不交童幼之黨無涉闤闠之門雖鍾鼓嘈囋
於通衢百戲叫歌於閭巷士女雲萃未嘗出也又少
知色養溫清淳謹其第二兄長捷先出家住東都
淨土寺察法師堪傳法教因將詣道場誦習俄而
有勅於洛陽度二七僧時業優者數百法師以幼少
不預取限立於公門之側時使人大理卿鄭善果
知士之鑒見而奇之問曰子為誰家答以氏族
問求度耶答曰然但以習近業微不蒙比預又問出
家意何所為答意欲遠紹如來近光遺法果深嘉
其志又賢其器貌故特而取之因謂官僚曰誦業
易成風骨難得若度此子必為釋門偉器但恐果
與諸公不見其翔翥雲霄灑演甘露耳又名家不
失以今觀之則鄭卿之言為不虛也既得出家與兄同

上時寺有景法師講涅槃經執卷伏膺遂忘寢食
又學嚴法師攝大乘論愛好逾劇一聞將盡再覽
之後無復所遺衆咸驚異乃令昇座覆述抑揚剖
暢備盡師宗義問芳聲從茲發矣時年十三也其後
隋氏失御天下沸騰帝城為桀跖之窠河洛為豺狼
之穴衣冠殄喪法衆銷亡白骨交衢煙火斷絶雖
王董僭逆之釁劉石亂華之灾刳剒生靈[illegible]
未之有也法師雖居童幼而情達變通乃啓兄曰[illegible]
父母之邑而喪亂若茲豈可守而死也今聞 唐帝
驅晉陽之衆已據有長安天下依歸如適父母願與
兄投也兄從之即共俱来時武德元年矣是時國基
草創兵甲尚興孫呉之術斯為急務孔釋之道有所
未遑以故京城未有講席法師深以慨然初煬帝於
東都建四道場召天下名僧居焉其徴来者皆一藝

之士是故法將如林景朏基暹為其稱首末年國
乱供料停絶多遊綿蜀知法之衆又盛於彼法師乃
啓兄曰此無法事不可虚度願遊蜀受業焉兄從之
又與經子午谷入漢川遂逢空景二法師皆道場之
大德相見悲喜停月餘日從之受學仍相與進向城
都諸德既萃大建法筵於是更聽基暹攝論毘曇
及震法師迦延敬惜寸陰勵精無怠二三年間究通
諸部時天下飢乱唯蜀中豊靜故四方僧投之者衆
講座之下常數百人法師理智宏才皆出其右呉蜀
荊楚無不知聞其想望風徽亦猶古人之欽李郭
矣法師兄因住城都空慧寺亦風神朗俊體狀魁傑
有類於父好内外學凡講涅槃經攝大乘論阿毘曇兼
通書傳尤善老莊為蜀人所慕總管酂公特所欽
重至於屬詞談吐蘊藉風流接物誘凡無愧於弟

其亭〻獨秀不雜埃塵遊八宏窮玄理廓宇宙以
爲志繼聖達而爲心匡振頽綱苞挫殊俗涉風波而意
靡惓蹈萬衆而節逾高者固兄不能逮然昆季二人
懿業清規芳聲雅質雖廬山兄弟無得加焉法師年
滿廿即以武德五年於城都受具坐夏學律五篇七聚
之宗一遍斯得益部經論研綜既窮更思入京詢問殊
旨條式有礙又爲兄所留不能遂意乃私與商人結侶
汎舟三峽沿江而遁到荊州天皇寺彼之道俗承風斯
久既屬來儀咸請敷說法師爲講攝論毗曇自夏及冬
各得三遍時漢陽王以盛德懿親作鎮於彼聞法師
至甚歡躬申礼謁發題之日王率群寮及道俗一藝
之士咸集榮觀於是徵詰雲發關並峯起法師酬對
解釋靡不辭窮意服其中有深悟者悲不自勝王亦
稱歎無極䞋施如山一無所取罷講後復北遊詢求

先德至相州造休法師質問疑礙又到趙州謁深法師
學成實論又入長安止大覺寺就岳法師學倶舍論皆一
遍而盡其旨經目而記於心雖宿學耆年不能出也
至於鉤深致遠開微發伏衆所不至獨悟於幽奧者
固非一義焉時有常辯二大德學究二乘行窮三
學爲上京法匠緇素所歸道振神州聲馳海外負
笈之侶從之若雲雖含綜衆經而偏講攝大乘論法
師既曾有功吳蜀自到長安又隨詢採然其所有
深致亦一十斯盡二德並深嗟賞謂法師曰汝可謂
釋門千里之駒其再明慧日當在爾躬恨吾輩老朽
恐不見也自是學徒改觀譽滿京邑法師既遍謁衆
師備餐其說詳考其理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
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并取十七地論
以釋衆疑即今之瑜伽師地論也又言昔法顯智嚴亦

一時之士皆能求法導利群生豈使高跡無追清風絶後
大丈夫會當繼之於是結侶陳表有詔不許諸人咸退
唯法師不屈既方事孤遊又承西路艱嶮乃自試其心
以人間衆苦種々調伏堪任不退然始入塔啓請申其
意願乞衆聖冥加使往還無梗初法師之生也母夢法師
著白衣西去母曰汝是我子今欲何去答曰為求法故去此
則遊方之先兆也貞觀三年秋八月將欲首塗又求祥瑞
乃夜夢見大海中有蘇迷盧山四寶所成極為嚴麗
意欲登山而洪濤洶湧又無船栰不以為懼乃決意而
入忽見石蓮華踊乎波外應足而生却而觀之隨足
而滅須臾至山下又峻峭不可上試踊身自騰有摶
颷至扶而上昇到山頂四望廓然無復擁礙喜而
寤焉遂即行矣時年廿六也時有秦州僧孝達在京
學涅槃經功畢還鄉遂與俱去至秦州停一宿逢蘭州伴

又随去至蘭州一宿遇涼州人送官馬歸又随去至彼停
月餘日道俗請開涅槃攝論及般若經法師皆為開發涼
州為河西都會襟帶西蕃葱右諸國商侶往来無有停
絶時開講日盛有其人皆施珍寶稽顙讃歎歸還各向
其君長稱歎法師之美云欲西来求法於婆羅門國以
是西域諸國先不預發歡心嚴灑而待散會之日珍施
豐厚金錢銀錢口馬無數法師受一半然燈餘外並施
諸寺時國政尚新疆埸未遠禁約百姓不許出蕃時李
大亮為涼州都督既奉嚴勅防禁特切有人報亮云
有僧從長安来欲向西國不知何意亮遇法師問来由
法師報云欲西國求法亮聞之逼還京彼有恵威法師
河西之領袖神悟聰哲既重法師辭理復聞求法之志
深生随喜密遣二弟子一曰恵琳二曰道整竊送向西自
是不敢公出乃晝伏夜行遂至瓜州時刺史獨孤達聞

法師至甚歡書供事殷厚法師日訪西路或有報云從
此北五十餘里有瓠蘆河下廣上夾洄波甚急深不
可渡上置玉門關路必由之即西境之襟喉也關外西
北又有五烽候望者居之各相去百里中无水草五烽
之外即莫賀延磧伊吾國境聞之愁憒所乘之馬又
死不知計出沉默經月餘未發之間涼州訪牒又至云有
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縣宜嚴候捉州吏李昌崇
信之士心疑法師遂密將牒來呈云師不是此耶法師遲疑
未報昌曰師須實語必是弟子為師圖之法師乃具實而
答昌聞深讚希有曰師實能尒者為師毀却文書即於
前裂壞之仍云師須早去自是益增憂惘所從二小僧
道整先向燉煌唯惠林在知其不堪遠涉亦放還遂
貿易得馬一疋但苦无人相引即於所停寺弥勒像前
啓請願得一人相引渡關其夜寺有胡僧達摩夢

法師座一蓮華向西去達摩私怪旦而来白法師心喜為
得行之徵然語達摩云夢為虛妄何足涉言更入道場禮
請俄有一胡人来入礼佛逐法師行二三帀問其姓名云姓
石字槃陀此胡即請受戒乃為授五戒胡甚喜辭還少
時齎餅菓更来法師見其明健貌又恭肅遂告行意
胡人許諾言送師過五烽法師大喜乃更貨衣資為
買馬而期焉明日日欲下遂入草間須臾彼胡更與一胡
老翁乘一瘦老赤馬相逐而至法師心不懌少胡曰此
翁極諳西路来去伊吾卅餘反故共俱来望有平章
耳胡公因說西路險惡沙河阻遠鬼魅熱風遇無免者
徒侶衆多猶數迷失況師單獨如何可行願自斟量
勿軽身命法師報曰貧道為求大法發趣西方若不至
婆羅門國終不東歸縦死中途非所悔也胡翁曰師必
去可乘我馬此馬往反伊吾已十五度健而知道師馬

少不違法師在長安將發志西方日有術人何弘達者
誦呪占觀多有所中法師令占行事達曰師得去
状似乘一赤老瘦馬漆鞍橋前有鐵既覩胡人所乘
馬瘦赤漆鞍有鐵与何君言合心以為當遂即換馬
胡翁歡喜礼敬而別於是束裝與少胡夜發三更許
到河遥見玉門去關上流十里許両岸可闊丈餘傍
有胡桐樹叢胡乃斬木為橋布草填沙驅馬而過法
師既渉而喜因解駕停憩與胡人相去可五十餘步各
下褥而眠少時胡人乃拔刀而起徐向法師未到十步
許又廻不知何意疑有異心即起誦経念觀音并胡人
見已還卧遂睡天欲明法師喚令起取水盥漱解齋訖
欲發胡人曰弟子將前途嶮遠又无水草唯五烽下有
水必須夜到偷水而過但一處被覺即是死人不如
歸還用為安隱法師確然不迴乃俛仰而進露刃張弓命

法師前行法師不肯居前胡人自行數里而住曰弟子
不能去家累既大而王法不可干也法師知其意遂任
還胡人曰師必不達如被擒捉相引奈何法師報曰縱使
切割此身如微塵者終不相引為陳重誓其意乃止與
馬一疋勞謝而別自是孑然孤遊沙漠矣唯望骨聚馬
糞等漸進須臾間忽見有軍衆數百隊滿沙磧間乍
行乍止皆裘褐駝馬之像及旌旗矟纛之形易貌移
質倏忽千變遙瞻極著漸近而微法師初覩謂為賊
衆漸近見滅乃知妖鬼又聞空中聲言勿怖勿怖由此
稍安逕八十餘里見第一烽恐候者見乃隱伏沙溝至
夜方發到烽西見水下飲盥手訖欲取皮囊盛水有一
箭颯來幾中於膝須臾更一箭來知為他見乃大言
曰我是僧從京師來汝莫射我即牽馬向烽〻上人亦
開門而出相見知是僧將入見校尉王祥〻命爇火令

看自非我河西僧實似京師來也具問行意法師報曰
校尉頗聞涼州人説有僧玄奘欲向婆羅門国求法不
答曰聞承奘師已東還何因到此法師引示馬上章疏及
名字彼乃信仍言西路艱遠師終不達今亦不與師罪
弟子燉煌人欲送師向燉煌彼有張皎法師欽賢尚德
見師必喜請就之法師對曰奘桒梓洛陽少而慕道
両京知法之匠呉蜀一藝之僧無不負笈從之窮其
所解對揚談説亦忝為時宗欲養己脩名豈劣檀越
燉煌耶但恨佛化經有不周義有所闕故無貪性
命不憚艱危誓往西方遵求遺法檀越不相勵
勉専勸退還豈謂同厭塵勞共樹涅槃之因也必
欲拘留任即刑罰玄奘終不東移一歩以負先
心祥聞之惆悵曰弟子多幸得逢遇師敢不隨喜
師疲倦且卧待明自送指示塗路遂拂遂安置至

曉法師食訖祥使人盛水及麨餅自送至十餘里云
師從此路徑向第四烽彼人亦有善心又是弟子宗
骨姓王名伯隴至彼可言弟子遣師來泣拜而別
既去夜到第四烽恐為留難欲默取水而過至水
未下間飛箭已至還如前報即急向之彼亦下來入
烽〻官相問答欲往天竺路由於此第一烽王祥校尉
故遣相過彼聞歡喜留宿更施大皮囊及馬麦相
送去師不須向第五烽彼人疏率恐生異圖可於此
去百里許有野馬泉更取水從是已去即莫賀
延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无飛鳥下无走獸復无
水草是時顧影唯一但念觀音并及般若心經初法
師在蜀見一病人身瘡臭穢衣服破汙愍將向寺施
與衣服飲食之直病者慚愧乃授法師此經因常
誦習至沙河間逢諸惡鬼奇狀異類遶人前後雖念

觀音不能令去及讀此經發聲皆散在危獲濟實所
憑焉時行百餘里失道覓野馬泉不得下水欲飲
袋重失手覆之千里之資一朝斯罄又失路盤迴不
知所趣乃東歸還第四烽行十餘里自念我先發
願若不至天竺終不東歸一步今何故來寧可就西
而死豈歸東而生於是旋轡專念觀音西北而進是
時四顧茫然人鳥俱絶夜則妖魑舉火爛若繁星晝
則驚風擁沙散如時雨雖遇如是心無所懼但苦水
盡渴不能前是時四夜五日无一滴霑喉口腹乾燋
幾將殞絶不復能進遂臥沙中默念觀音雖困不
捨啓菩薩曰玄奘此行不求財利无冀名譽但為无上
正法來耳仰惟菩薩慈念群生以救苦為務此為苦矣
寧不知耶如是告時心心无輟至第五夜半忽有涼
風觸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目明馬亦能起躰既蘇

息得少睡眠即於睡中夢一大神長數丈執戟麾曰
何不強行而更臥也法師驚寤進發行可十里馬忽異
路制之不迴經數里到一池水甘澄鏡徹下而就飲身
命重全計此應非舊水固是菩薩慈悲為生其至誠通
神皆此類也即就池一日停息後日盛水進發更經
兩日方出流沙到伊吾矣此等危難百千不能備叙既
至伊吾止一寺寺有漢僧三人中有一老者衣不及帶跣
足出迎抱法師哭哀號哽咽不能已已言豈期今日重
見鄉人法師亦對之傷泣自外胡僧胡王悉來參謁王
請屆所居備陳供養時高昌王麹文泰使人先在伊吾
是日欲還適逢法師歸告其王王聞即日發使勅伊吾
王遣法師來仍簡上馬數十疋遣貴臣駈馳設頓延候
比停十餘日王使至陳王意拜請殷勤法師意欲取可
汗浮圖過既為高昌所請辭不獲免於是遂行涉南

磧經六日至高昌南白力城時日已暮法師欲停城中
官人及使者曰王城在近請進數換良馬前去法師先
所乘赤馬留使後來即以其夜雞鳴時到王城門司
啓王王勅開門法師入城王與侍人前後列燭自出宮
迎法師入後院坐一重閣寶帳中拜問甚厚云弟子自聞
師名喜忘寢食量准塗路知師今夜必至與妻子皆
未眠讀經敬待須臾王妃共數十侍女又來禮拜是時
漸欲將曉言久疲勌欲眠王始還宮留數黃門侍宿
旦法師未起王已至門率妃已下俱來禮問王云弟子
思量磧路艱阻師能獨來甚為奇也流淚稱歎不能已
已遂設食解齋訖而宮側別有道場王自引法師居之遣
閹人侍衛彼有彖法師曾學長安善知法相王珍之命
來與法師相見少時出又命國統王法師年逾八十共法
師同處仍遣勸住勿往西方法師不許停十餘日欲辭行

王曰已令統師諮請師意如何法師報曰西任實是王
愚但於未心不可王曰泰與先王遊大國從隋帝歷東
愚但於未心不可王曰泰與先王遊大國從隋帝歷東
西二京及遊代汾晉之間多見名僧心元所慕自來師
名身心歡喜手舞足蹈欲師至心受弟子侍養以終一
身令一國人皆為師弟子望師講授僧徒雖少亦有數
千並使執經充師聽衆伏願察納幾心不可以西遊為念
法師謝曰王之厚意貧道實無所當但此行不為徒
養命來所悲本國法義未周經教少闕懐疑蘊惑啓
訪莫從以是畢命西方請未聞之旨欲令方等甘
露不但獨灑於迦維決擇微言庶得盡霑於東國
波崙問道之志善才求友之心只可日日堅強豈使中
塗而止願王收意勿以泛眷為懐王曰弟子慕樂法師
必留供養雖葱山可轉此意无移乞信愚誠勿疑不

雲法師報曰王之深心豈待屡言也後知世但玄奘西
來爲法〻既未得不可中停以是敬辭願王相體又大
王曩修勝福位爲人主非唯蒼生恃仰固亦釋敎攸歸
理在助揚豈宜爲礙王曰弟子亦不敢障礙直以國無導
師故屈留法師以引愚迷耳法師皆辭不許王乃動
色攘袂大言曰弟子有異途處法師〻安能自去或定
相留或送師還國請自思之相順猶勝法師報曰玄奘
來者爲乎大法今逢爲障只可骨被王留識神未必
由也因嗚咽不復能言王亦不納更使增加供養毎日
進食王躬捧盤法師既被停留違阻先志遂誓不食
以感其心於是端坐水漿不涉於口三日至第四日王
覺法師氣息漸惙深生愧懼乃稽首礼謝云任師西行
乞垂早食法師恐其不實要王指日爲言王曰若須
尒者請共對佛更結因緣遂共入道場礼佛對母張

太妃共法師幼為兄弟任師求法還日請住此國三年
受弟子供養若當来成佛願弟子如波斯匿王頻婆娑
羅等與師作外護檀越仍屈停一月講仁王経中間為
師營造行服法師皆許太妃甚歓願與法師長為眷属
代〻相度於是方食其節志貞堅如此後日王別張大帳
開講帳可坐三百餘人太妃已下王及統師大臣等各部
別而聽毎到講時王躬執香鑪自来迎引将昇法座王
又低跪為蹬令法師躡上日〻如此講訖為法師度四
沙弥以充給侍製法服卅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
靴韈等各數事黄金一百両銀銭三萬綾及絹等五百
疋充法師往還廿年所用之資給馬卅疋手力廿五人遣
殿中侍御史歓信送至葉護可汗衙又作廿四封書通
屈支等廿四國毎一封書附大綾一疋為信又以綾綃五百
疋菓味両車獻葉護可汗并書稱法師者是奴弟欲求法於

婆羅門國頗可汗㨾師如㨾奴仍請勅以西諸國給鄔

落馬遞送出境法師見王送沙彌及國書綾綃等至懃

其優餞之厚上啓謝曰奘聞江海遐深濟之者必憑

舟檝群生滯惑導之者寔假聖人是以如來運一

子之大悲生茲穢土鏡三明之惠日朗此幽昏慈雲蔭

有頂之天法雨潤三千之界利安已訖捨應歸真遺教

東流六百餘祀騰會振輝於吳洛讖什鍾美於秦涼不

墜玄風咸匡勝業但遠人來譯音訓不同去聖時遙義

類差舛遂使雙林一味之旨分成當現二常化他不二

之宗析為南北兩道紛紜諍論凡數百年率土懷疑莫

有近決玄奘宿因有慶早預緇門負笈從師年將二紀名

賢勝友備悉諮詢大乘小乘略得披覽未嘗不執卷

躊躇捧經佇悚望給園而翹足想鷲嶺而載懷願

一拜臨啓申宿惑然知寸管不可窺天小蠡難為酌

一祀

十二号

海但不能棄此葳誠是以束裝取路經塗荏苒遂剋
伊吾伏惟大王禀天地之淳和資二儀之淑氣垂衣
子育蒼生東拉大國之風西極百戎之侶樓蘭月氏之
地車師狼望之鄉並被深仁俱沾厚德加以欽賢愛士
好善流慈憂矜遠來曲令梅引既而至止遲遍逾深
賜以諾言闡揚法義又蒙降結娣李之緣敦將友于
之念并遺書西域卅餘蕃咆飾殷勤令遞餞送又愍
西遊梵獨雪路淒寒爰下明勅度沙彌四人以為侍法
服綸帽裘氊靴韈五十餘事及綾綃金銀錢等令充
廿年往還之資伏對驚魃不知啓處使支河之水比澤
非多舉蔥嶺之山方恩豈重懸繩渡淺溪險不復為
憂天梯道樹之鄉瞻禮非晚僅蒙光遂則誰之力焉
王之恩也然後展謁衆師禀承正法歸還翻譯廣布
未聞剪諸見之稠林絶異端之穿鑿補緣化之遺闕定

玄門之指南庶此微誠切用吝殊澤又前途既遠不獲久
留明日辭違彌增悽斷不任銘荷謹啓謝聞王報曰法
師既許為兄弟則國家所畜與師同有何因謝也發日王
與諸尼大臣百姓等傾都送出城西王抱法師慟哭道俗皆
悲傷離之聲振動郊邑勅妃及百姓等還自與大
德已下各乘馬送數里而歸其所經諸國王侯禮重皆此
類從是西行度無半城篤進城後入阿耆尼國舊云烏耆訛也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一

[illegible]巻之二

[illegible]

松本
子 XIII
2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起阿耆尼國終羯若鞠闍國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自此西行至阿耆尼國阿父師泉泉在道南沙崖崖高數丈水自半而出相傳云舊有商侶數百在途水盡至此困乏不知所為時衆中有一僧不裹行資依衆乞活衆議曰是僧事佛是故我曹供養雖涉萬里無所齎携我等熱然竟不憂念宜共白

播寺

京都大学
930248
図書

之僧曰海等欲得水者宜各礼佛受三歸五戒我
為海等登崖作水衆既危困咸從其命受戒訖
僧教曰吾上崖後海等當變阿父師為我下水任
須多少言之其去少時衆人如教而請須臾水下
充足大衆無不歡荷師竟不来衆人上観以弃藏
矣大小悲號依西域法焚之於坐處聚甎石為塔ゝ
今猶在水名不絶行旅往来隨衆多少下有麤細若無
人時津液而已法師與衆宿於泉側明發又逢銀山ゝ
甚高廣皆是銀礦西國銀錢所從出也山西又逢群
賊衆與物而去遂至王城所處川崖而宿時同
侶商胡數十貪先貿易夜中私發前去十餘里
遇賊劫煞无一脫者比法師等到見其遺骸无復
財產深傷嘆焉漸去幽遥見王都阿耆尼王與諸
臣来迎迎入供養其國先被高昌縝擾有恨不肯

給馬法師停七宿而過前渡二大河西屢平川行
數百里入屈支國界（舊云龜茲訛也）將近王都王與群
臣及大德僧木叉毱多等來迎自外諸僧數千
皆於城東門外張浮幔安行像作樂而住法師
至諸德赴來相慰訖各還就坐使一僧擎鮮華一
盤來授法師法師受已至佛前散華禮拜訖就木
叉毱多下坐坐已復行華行華已行蒲桃漿於初
一寺受華受漿已次受餘寺亦然如是展轉日晏
方訖僧徒始散有高昌人數十於屈支出家別居
一寺寺在城東南以法師從家鄉來先請過宿因就
之王與諸德各還明日王請過宮備陳供養而食
有三淨法師不受王深怪法師報此漸教所開而
玄奘所學者大乘不尒也受餘別食食訖過城西
北阿奢理兒寺（唐言奇特也）是木叉毱多所住寺也毱多

理識閑敏彼所宗歸遊學官度二十餘載雖渉衆
経而聲明最善王及国人咸所尊重芳稱獨步見
法師至徒以客禮待之未以知法為許謂法師曰此土
雜心倶舍毗婆沙等一切皆有學之足得不煩西涉受
艱辛也法師報曰此有瑜伽論不毱多曰何用問是
邪見書乎真佛弟子者不學是也法師初深敬
之及聞此言視之猶土報曰婆沙倶舍本國已有恨
其理疎言淺非究竟説所以故來欲學大乗瑜伽
論耳又瑜伽者是後身菩薩弥勒所説今謂邪書
豈不懼無底枉坑乎彼曰婆沙等汝所未解何謂
非深法師報曰師今解不曰我盡解法師即引倶舍
初文問發端即謬因更窮之色遂變動云汝更問
餘處又示一文亦不通曰論无此語時王叔智月出家
亦解経論時在傍即證言論有此語乃取本

對讀之雖多擁輙云老忘耳又問餘部亦无好釋
時為淩山雪路未開不得進發淹停六十餘日觀
眺之外時往就言相見不復踞坐或立或避私謂人
曰此支那僧非易詶對若往印度彼少年之儔未
必出也其畏歎如是至發日王給手力駝馬與道
俗等傾都送出從此西行三日逢突厥設賊二千餘
騎其賊乃預共分張行眾資財懸諍不平自鬪而
散又前行六百里渡小磧至跋祿迦國舊曰姑墨停一宿又
西北行三百里渡一磧至淩山即葱嶺北隅也其山險
峭峻極于天自開闢已來氷雪所聚積而為淩春夏
不解凝沍汗漫與雲連屬仰之皚然莫覩其際其淩
峯摧落橫路側者或高百尺或廣數丈由是蹊徑
崎嶇登陟艱阻加以風雪雜飛雖複屨重裘不免
寒戰將欲眠食復无燥處可停唯知懸釜而炊席

氷而寢七日之後方始出山徒侶之中餧凍死者十
有三四牛馬逾甚出山後至一清池（清池亦云熱海見其對陵山不凍故得此
名其水未必温也）周千四五百里東西長南北狹望之淼然無待
激風而洪波數丈循海西北行五百餘里至素葉城逢
突厥葉護可汗方事畋遊戎馬甚盛可汗身著綠綾
袍露髮以丈許帛練裹額後垂達官二百餘人皆
錦袍編髮圍繞左右自餘軍衆皆裘毼毳毛槊
纛端弓駝馬之騎極目不知其表既與相見可汗歡
喜云暫一處行二三日當還師且向衙所令達官
答摩支引送安置至衙三日可汗方歸引法師ゝ
入可汗居一大帳ゝ以金花裝之爛眩人目諸達官於
前列長筵兩行侍坐皆錦服赫然餘仗衛立於後
觀之雖穹廬之君亦為尊美矣法師去帳卅餘步
可汗出帳迎拜傳語慰問訖入坐突厥事火不施牀

以木合火故敬而不居但地敷重茵而臥仍為法師
設一鐵交牀敷褥請坐須臾引漢使及高昌使人入通
國書及信物可汗自目之甚悅令使者坐命陳酒設
樂可汗共諸臣使人飲別索蒲桃漿奉法師於是恣
相酬勸窣渾鍾椀之器交錯遞傾僸佅兜離之音
鏗鏘互舉雖蕃俗之曲亦甚娛耳目樂心意也少時
更有食至皆烹鮮羔犢之質盈積於前別營淨
食進法師具有餅飯酥乳石蜜刺蜜蒲桃等食訖
更行蒲桃漿仍請說法法師因誨以十善愛養物
命及波羅蜜多解脫之業乃舉手叩額歡喜信
受因留停數日勸住曰師不須往印特伽國謂印度也
彼地多暑十月當此五月觀師容貌至彼恐銷
融也其人類黑露無威儀不足觀也法師報曰今
之彼欲遐尋聖跡慕求法耳可汗乃令軍中訪解

漢語及諸國音遂得年[illegible]到長安數年通解

漢語即封為摩咄達官作諸國書令摩咄送法師
到迦畢試國又施緋綾法服一襲絹五十匹與群臣
送十餘里自此西行四百餘里至屏聿此曰千泉
地方數百里既多池沼又豐奇木森沈涼潤即可
汗避暑之處也自屏聿西百五十里至呾邏斯城
又西南二百里至白水城又西南二百里至恭御城
又南五十里至笯赤建國又西二百里至赭時國
唐言石國 國西臨葉河又西千餘里至窣堵利瑟那國
東臨葉河河出葱嶺北原西北流又西北入大磧無
水草望遺骨而進五百餘里至颯秣建國 唐言康國 王及百
姓不信佛法以事火為道有寺兩所迥無僧居客僧投
者諸胡以火燒逐不許停住法師初至王接猶慢經
宿之後為說人天因果讚佛功德恭敬福利王歡喜
請受齋戒遂致殷勤所從二小師往寺禮拜諸胡還

以火焼。沙弥還以告王。王聞令捕焼者。得已集百
姓令截其手。法師將欲勸善，不忍毀其支體，救之。
王乃重笞之，逐出都外。自是上下肅然，咸求信事。
遂設大會，度人居寺。其革變耶心，誘開矇俗，所到
如此。又西三百餘里至屈霜（去聲）你迦國。又西二百餘里至
喝捍國（唐言東安國）。又西百餘里至捕喝國（唐言中安國）。又西百餘里
至伐地國（唐言西安國）。又西五百里至貨利習弥伽國。國東臨縛
芻河。又西南三百餘里至羯霜那國（唐言史国）。又西南二百
里入山。山路深險，纔通人步，復無水草。山行三百餘里入
鐵門。峯壁狹峭，而崖石多鐵礦，依之為門扉，又鍱鐵
鑄鐵為鈴，多懸於上，故以為名。即突厥之關塞也。出
鐵門至覩貨羅國（舊曰吐火羅，訛也）。自此數百里渡縛芻河
至活国。即葉護可汗長子呾度設（設者官名也）所居之
地。又是高昌王妹聟。高昌王有書至其所。比法

師到公主可賀敦已死咀度設又痛聞法師從
高昌来又得書與男女等嗚咽不能止曰請法師
曰弟子見師目明願少停息若差自送師到婆
羅門國時更有一胡僧至為誦咒患得漸除其
後娶可賀敦年少受前児嘱因藥以殺其夫設既
死高昌公主男小遂被前児特勤篡立為設仍
妻其後母為逢喪故淹留月餘被有沙門名達
摩僧伽遊學印度葱嶺已西推為法匠其疎勒
于闐之僧無敢對談者法師欲知其學深淺使人
問師解幾部経論諸弟子等聞皆怒達摩笑曰
我盡解隨意問法師知不學大乗就小教婆沙等
問數科不是好通因謝服门皆慚從是相見歡喜
處〻譽讃言己不能及時新設既立法師從求使
人及鄔落欲南進向婆羅門國設云弟子所部有縛

罽國北臨縛芻河人謂小王舍城極多聖迹頗師塹
往觀礼然後取乗南去時縛喝僧數十人聞舊説
死子又去告來手慰法師與相見言其意彼曰即
當便去彼有好路若更來此徒爲迂會法師從其言
即與設雞取乗隨彼僧去既至觀其城邑郛郭顯敞
川野腴潤實爲勝地伽藍百所僧徒三千餘人皆小
乗學城外西南有納縛伽藍唐言新莊嚴甚麗伽
藍内佛堂中有佛澡罐量可斗餘又有佛齒長一
寸廣八九分色黄白每有光瑞又有佛掃帚迦奢草作
長二尺餘圍可七寸其帚柄飾以雑寶此三事齋日每
出道俗觀礼至誠者感發神光伽藍北有窣都波高
二百餘尺伽藍西南有一精廬建立多年居中行道證
四果者世世无絶涅槃後皆有塔記基趾接連數百餘
矣大城西北五十里至提謂城城北卌里有波利城城中有

二窣堵波高二丈昔佛初成道受此二長者麨蜜初
聞五戒十善并請供養如來當授髮爪令造塔及
造儀式二長者將還本國營建靈刹即此地也城
西七十餘里有窣堵波高踰二丈過去迦葉佛時作
也納縛伽藍有礫迦國小乘三藏名般若羯羅唐言慧性
聞縛喝国多有聖迹故来礼敬其人聡慧尚學少而
英爽鑽研九部游涉四含義解之聲周聞印度
其小乘阿毗達磨迦延倶舎六足阿毗曇等無不
曉達既聞法師遠来求法相見甚歡喜法師因申
疑滞約倶舎婆沙等問之其酬對甚精熟遂停月
餘就讀毗婆沙論伽藍又有二小乘三藏達磨畢
利唐言法愛達摩羯羅唐言法性皆彼所宗重覩法師神彩明秀
極加敬仰時縛喝西南有鋭末陀胡寔健國其王聞
法師從遠国来皆遣貴臣拜請過国受供養辭不

行使人往来再三、不得已、而赴王甚善乃陳金寶飲
食施法師皆不受而返自縛喝南行與慧性法師相
随入掲職國東南入大雪山行六百餘里出都貨羅境
入梵衍那国〻東西二千餘里在雪山中塗路艱危倍
於凌磧之地凝雲飛雪曾不暫霽或逢尤甚之
處則平途數丈故宋王稱西方之難増冰峩〻飛雪
千里即此也嗟乎若不為衆生求无上正法者寧有
稟父母遺體而遊此哉昔王遵登九折之坂自云我為
漢室忠臣法師今渉雪嶺求経亦可謂如来真子矣
如是漸到梵衍都城有伽藍十餘所僧徒數千人學
小乘出世説部梵衍王出迎延過供養累日方出彼
有摩訶僧祇部學僧阿梨耶駄娑（唐言聖使）阿梨耶斯
那（唐言聖軍）並深知法相見法師驚歎支那遠國有如是
僧相引處〻礼觀慇勤不已王城東北山阿有立石

像高百五十尺像東有伽藍〻東有鍮石釋迦
立像高一百尺伽藍内有佛入涅槃臥像長一千尺
並裝嚴微妙此東南行二百餘里度大雪山至小川有
伽藍中有佛齒及劫初時獨覺齒長五寸廣減四寸
復有金輪王齒長三寸廣二寸商諾迦縛婆（舊曰商那和脩訛也）
所持鐵鉢量可八九升及僧伽胝衣赤絳色其人五百
身中陰生恒服此衣從胎俱出後變爲袈裟因
緣廣如別傳如是經十五日出梵衍二日逢雪迷失道
路至一小沙嶺遇獵人示道度黒山至迦畢試境
國周四千餘里北背雪山王則窣利種也明略有威
統十餘國時至其都王共諸僧並出城來迎伽藍百
餘所諸僧相諍各欲邀過所住有一小乘寺名沙落
迦相傳云是昔漢天子子質於此時作也其寺僧言
我寺本漢天子兒作今從彼來先宜過我寺法師見

其暇至又同侶慧性法師是小乘僧意復不欲居
大乘寺遂即就停質子造寺時又蔵无量珎寶於佛
院東门南大神王足下擬後修補伽藍諸僧荷恩處
處屋壁圖畫質子之形解安居日復為講誦樹福代
代相傳于今未息近有悪王貪暴欲奪僧寶使人
掘神足下地便大動其神頂上有鸚鵡鳥像見其發
掘振羽驚鳴王及衆軍皆悉悶倒懼而還退寺有
窣堵波相輪摧毀僧欲取寶修營地還振吼無敢
近者法師既至衆皆聚集共請法師陳説先事法師
共到神所焚香告曰質子原藏此寶擬營功徳今
開施用誠是其時願鑒無妄之心少戢威嚴之徳
如蒙許者奘自觀開稱知斤數以付所司如法修造
不令虚費唯神之靈願垂鑒察言訖命人掘之夷
然無患深七八尺得一大銅器中有黄金數百斤明珠

數十顆大衆歡喜无不嗟服法師即於寺夏坐其王輕藝而信重大乘樂觀講誦乃屈法師及慧性三藏於一大乘寺法集彼有大乘三藏名秣奴若瞿沙（唐言如意聲也）薩婆多僧阿梨耶伐摩（唐言聖冑）彌沙塞部僧求那跋陀（唐言德賢）皆是彼之稱首然學不兼通大小各別雖精一理終偏有所長唯法師備諳衆教隨其來問各依部答咸皆愜伏如是五日方散王甚喜以純錦五匹別施法師以外各各有差於沙落迦安居訖其慧性法師重為覩貨羅王請却還法師與別東進行六百餘里越黑嶺入北印度境至藍波國國周千餘里伽藍十所僧徒皆學大乘停三日南行至一小嶺嶺有窣堵波是佛昔從南步行到此住立後人敬慕故建茲塔自斯以北境域皆号蔑戾車（唐言邊地）如來欲有教化乘空往來不復履地若步行時地便傾動

從此南廿餘里下嶺濟河至那揭羅曷國（北印度境）大城
東南二里有窣堵波高三百餘尺无憂王所造是
釋迦菩薩於第二僧祇遇然燈佛敷鹿皮衣及布
髮掩泥得受記處雖經劫壞此跡恒存天散衆花
常為供養法師至彼禮拜旋遶傍有老僧為法
師説建塔因縁法師問曰菩薩布髮之時既是第
二僧祇從第二僧祇至第三僧祇中間經无量劫一〻
劫中世界有多成壞如火災起時蘇迷盧山尚為灰
燼如何此跡獨得无虧答曰世界壞時此亦隨壞世界
成時當其舊處跡現如本且如蘇迷盧山壞已還有
在乎聖迹何得獨无以此校之不煩疑也亦為名答
次西南十餘里有窣堵波是佛買花處又東南度
沙嶺十餘里到佛頂骨城〻有重閣第二閣中有七
寶小塔如來頂骨在中骨周一尺二寸髮孔分明其色

黄白磁以寳函但欲知罪福相者磨香末為泥以帛
練裹隠於骨上随其所得以定吉凶法師即得菩提
樹像所将二沙弥大者得佛像小者得蓮花像其守
骨婆羅門歓喜向法師弾指散花云師所得甚為
希有足表有菩提之分復有髑髏骨塔骨状如
荷葉復有佛眼精大如柰光明暉赫徹燭函
外復有佛僧伽胝上妙細氎所作復有佛錫杖
白鐵為環栴檀為莖法師皆得礼拝盡其哀
敬因施金銭五十銀銭一千綺幡四口錦両端法服
二具散衆雜花辞拝而出又聞燈光城西南廿餘
里有瞿波羅龍王所住之窟如来昔日降伏此龍
因留影在中法師欲往礼拝道路荒阻又多
盗賊二三年已来人往多不得見以故去者稀踈法師
欲往礼拝時迦畢試国所送使人貪其速還不願淹

函勸不令去法師報如來真身之歎憶劫難逢寧
有至此不往礼拜汝等且漸進裝束到即來於是
獨去至燈光城入一伽藍問訪途路覓人相引无一
肯者後見一小兒云寺庄迎彼今送師到庄即与
同去到莊宿得一老人知其處所相引而發行數里
有五賊人拔刀而至法師即去帽現其法服賊云師
欲何去答欲礼拜佛歟賊云師不聞此有賊耶答云
賊者人也今為礼佛雖猛獸盈衢且猶不懼況檀越
之輩是人乎賊遂發心隨往礼拜既至窟所窟在石澗
東壁門向西開窺之窈冥一无所覩老人云師直入
觸東壁訖却行五步許正東而觀影在其處法師
入往足而前可五十歩果觸東壁依言却立至誠而
礼百餘拜一无所見自責鄣累悲號懊惱更至心礼
誦勝鬘等諸經請佛偈頌隨讃隨礼復百餘拜見

東壁現如鉢許大光倏而還滅悲喜更礼復有盤
許大光現已還滅益增感慕自誓若不見世尊影終
不移此地如是更二百餘拜遂一窟大明見如來影晈
然在壁如開雲霧忽矚金山妙相熈融神姿晃昱
瞻仰慶躍不知所譬佛身及袈裟並赤黄色自膝
已上相好極明花座已下稍似微昧左右及背後菩薩
聖僧等影亦皆具有見已遥命門外六人持火入燒
香比火至欻然佛影還隠急令絶火更請方乃重現
六人中五人見一人竟无所覩如是可半食頃了了明
見得申礼讃供養散花香訖光滅尓乃辭出所送婆
羅門歡喜歎未曾有云非師至誠願力之厚无致此也
窟門外更有衆多聖迹說如別傳相与歸還彼五賊皆毀刀
杖受戒而別從此復与伴合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健
陁邏國舊云犍陁衛也訛也北印度境也其国東臨信度河都城號布路沙布

羅國多賢聖古来作論諸師那羅延天无著菩薩世
親菩薩法救如意勝尊者等皆此所出也王城東北有
畳佛鉢寶臺鉢後流移諸國今現在波刺斯國城外
東南八九里有畢鉢羅樹高百餘尺過去四佛並坐其下
現有四如来像當来九百九十六佛亦當坐焉其側又有
窣堵波是迦膩色迦王所造高四百尺基周一里半高
一百五十尺其上起金銅相輪廿五層中有如来舍利
斛大窣堵波西南百餘歩有白石像高一丈八尺北面立極
多霊瑞往〻有人見像夜遶大塔經行迦膩色迦伽藍東
北百餘里渡大河至布色羯羅伐底城〻東有窣堵波
无憂王造即過去四佛説法處也城北四五里伽藍内有
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所立即釋迦佛昔行菩
薩道時樂行恵施於此國千生為王即千生捨眼處此
等聖跡无量法師皆得觀礼自高昌王所施金銀錢

绡衣脤等所至大塔大伽藍處皆分留供養申誠而
去從此又到烏鐸迦漢荼城北陟履山川行六百餘里
入烏仗那國唐言苑昔阿輸迦王之苑也舊稱烏長訛也夾蘇婆薩堵河昔有伽藍一
千四百所僧徒一萬八千今並荒蕪減少其僧律儀傳訓
有五部焉一法密部二化地部三飲光部四說一切有部
五大衆部其王多居瞢揭釐城人物豐盛城東四五
里有大窣堵波多有奇瑞是佛昔作忍辱仙人為羯
利王唐言鬪諍舊歌利訛也割截身體處城東北二百五十里入大山
至阿波邏羅龍泉即蘇婆河之上源也西南流其地寒冷
春夏恒凍暮即雪飛仍含五色霏霏舞亂如雜花焉龍
泉西南卅餘里水北岸盤石上有佛脚跡隨人福願量
有脩短是佛昔伏阿波邏羅龍時至此留跡而去順流下
卅餘里有如來濯衣石袈裟絛葉文相宛然城南四百餘
里至醯羅山是如來昔聞半偈舊曰偈梵文略也或曰偈他梵文訛也今從正宜云伽他伽他唐言頌頌有卅二言也

報藥叉之恩捨身下象瞢揭釐城西五十里渡大河至盧
醯呾迦(唐言赤)窣堵波高十餘丈无憂王造是如來昔作慈
力王時以刀刺身飤五藥叉(舊曰夜叉訛也)城東北卅餘里至遏
部多(唐言奇特)石窣堵波高卅尺在昔佛於此為人天說法佛
去後自然踊出此塔〻西渡大河三四里至一精舍有阿
縛盧枳多伊濕伐羅菩薩像(唐言觀自在合字連聲梵語如上分文而言即阿縛盧枳多譯曰觀伊濕伐羅譯曰自在舊云光世音或云觀世音或觀世自在皆訛也)威
靈極著城東北間說有人登
越山谷逆上徙多河塗路危險攀緣絚鎖踐躡飛梁可
行千餘里至達麗羅川即烏杖那舊都也其川中大伽
藍側有刻木慈氏菩薩像金色晃曜高百餘尺末田
底迦(舊曰末田地訛也)阿羅漢所造彼以神通力將一匠人昇都史
多天(舊曰兜率陀訛也)親觀妙相往來三返尒乃功畢自烏鐸迦
漢荼城南渡信渡河〻廣三四里流極清急毒龍惡
獸多窟其中有持印度奇寶名花及舍利度者船輒

霞没渡此流至呾叉始羅國（北印度境）其城北十二三里有
窣堵波无憂王所建毎放神光是如来昔行菩薩道
為大國王号戰達羅鉢剌婆（唐言月光）志求菩提捨千頭
處塔側有伽藍昔経部師拘摩羅邏多（唐言重壽）於此製造
衆論従此東南七百餘里聞有僧訶補羅國（北印度境）又
従呾叉始羅北界渡信度河東南二百餘里経大石
門是昔摩訶薩埵王子於此捨身飼餓烏擇（音徒）七子處
其地先為王子身血所染今猶絳赤草木亦然又従此
東南山行五百餘里至烏剌叉國又東南登危險度鐵橋
行千餘里至迦濕弥羅國（舊曰罽賓訛也）其都城西臨大河伽藍
百所僧五千餘人有四窣堵波崇高壯麗无憂王所建
各有如来舎利升餘法師初入其境至石門彼國西門
也王遣母弟将車馬来迎入石門已歴諸伽藍礼拜到一
寺宿寺名護慧迦羅其夜衆僧皆夢神告曰此客僧

從摩訶脂那来欲學法印度觀礼聖迹師稟未聞其人既為法来有无量善神随逐現在於此師等宿福為遠人所慕宜勤誦習令他讃仰如何懈怠沉没睡眠諸僧聞已各々驚寤経行禅誦至旦来訊其因縁礼敬逾肅如是數日漸至近城離可一由旬到達摩舎羅（唐言福舎王教所立使招延行旅給贍貧乏道人）王率群臣及都内僧詣福舎相迎引從千餘人幢蓋盈塗煙花満路所至相見礼讃歎厚自手以无量花供散訖請乗大象相随而進至都止闍耶因陀羅寺（王舅所立也）明日請入宮供養并命大徳僧稱等數十人食訖王請開講令法師論難觀之甚善又承遠来慕學尋讀无本遂給書手廿人令寫経論別給五人供承驅使資待所須事々公給彼僧稱法師者高行之人戒禁淳潔思理淹深多聞惣持才睿神茂而性愛賢重士既屬上賓盱衡延納法師亦傾心諮稟晨夜无疲

日請講授諸論彼公是時年向七十氣力已衰慶逢神
器乃勵力敷揚自午已前講俱舍論午已後講順正
理論初夜後講因明聲明論由是境内學人无不悉
集法師隨其所說領悟无遺研幽擊節盡其神秘彼
公歎喜歎賞无極謂衆人曰此脂那僧智力宏贍顧
此衆中无能出者以其明懿足繼世親昆季之風所恨
生乎遠國不早接聖賢遺芳耳時衆中有大乘學
僧毗戍陁僧訶 唐言淨師子 辰那飯荼 唐言最勝親 薩婆多學僧蘊
伽審多羅 唐言如來友 婆藪蜜多羅 唐言世友 僧祇部學僧蘇利
耶提婆 唐言日天 辰那咀羅多 唐言最勝救 其國先來尚學而此僧
等皆道業賢貞才解英富方僧稱雅不及比諸人足有
餘既見法師爲大匠褒揚无不發憤難詰法師亦明目
酬酢无所壅滯由是諸賢亦率軟服其国先是龍池
佛涅槃後第五十年阿難弟子末田底迦阿羅漢教化

龍王捨池立五百伽藍召諸賢聖於中任止受龍供養其後犍陁羅國迦膩色迦王如來滅後第四百年日脇尊者請諸聖衆內窮三藏外達五明者得四百九十九人及尊者世友合五百賢聖於此結集三藏先造十万頌鄔波第鑠論（舊曰優波提舍訛也）釋素呾纜藏（舊曰脩多羅訛也）次造十万頌毗奈耶毗婆沙論釋毗奈耶藏（舊曰毗那邪訛也）次造十万頌阿毗達摩毗婆沙論釋阿毗達磨藏（或曰阿毗曇訛略）凡卅万頌九十六萬言王以赤銅爲鍱鏤寫論文石函封記建大窣堵波而儲其中命藥叉神守護奧義重明此之力也如是俾番首尾二年學諸經論礼聖跡已乃辭出西南踰涉山洞行七百里至半笯嗟國（奴故反）從此東行四百餘里至遏邏闍補羅國（北印度）從此東南下山渡水七百餘里至磔迦國（北印度境）自藍波至於此土其俗既住邊荒儀服語言稍殊印度有鄙薄之風焉自出遏邏闍補羅國經二日渡旃達

羅娑伽河到闍那補城宿於外道寺〻在城西門
外是時徒侶廿餘人後日進到奢羯羅城〻中有伽
藍僧徒百餘人昔世親菩薩於中製勝義諦論其側
有窣堵波高二百尺是過去四佛説法之處見有經行
遺迹從此出那羅僧訶城東至波羅奢大林中逢羣賊
五十餘人法師及伴所將衣資劫奪都盡仍揮刀駈
就道南枯池欲總屠害其池多有蓬棘蘿蔓法師所
將沙弥遂映刺林見池南岸有水穴堪容人過私告法
師即相与透出東南疾走可二三里遇一婆羅門耕地告
之被賊彼聞驚愕即解牛与法師向村吹貝聲鼓相
命得八十餘人各將器杖急往賊所賊見衆人逃散
各入林間法師遂到池解衆人縛又從諸人施衣分
与相携投村宿諸人悲泣獨法師笑无憂慼同侶問
曰行路衣資賊掠俱盡唯餘性命僅而獲存困弊艱

范理拯於此所以却思林中之事不覺悲傷法師何
曰不共憂之倒為欣笑答曰居生之貴唯性与命
〻所在餘何所憂故我土俗書云天地之大寶曰生〻之
所在則大寶不忘小〻衣資何足憂怯由是徒侶感
悟其澄波之量渾之不濁如此明日到磔迦國東境至
一大城〻西道北有大菴羅林〻中有一七百歲婆羅門
及至觀之可卅許質狀魁梧神理淹審明中百諸論善
吠陁等書有二侍者各百餘歲法師与相見延納甚歡
又承被賊即遣一侍者命城中信佛法人令為法師造
食其城有數千戶信佛者蓋少宗事外道者極多法
師在迦濕弥羅時聲譽已遠諸國皆知其使乃遍城中
告唱云支那國僧來近處被賊衣服總盡諸人宜共知
時福力所感逆使邪黨革心有高傑等三百餘人
聞已各將斑氎布一端并奉飲食恭敬而至俱積於前

絆跪同詣法師爲究願幷説報應曰果令諸人等皆發道意棄邪歸正相對笑語舞躍而還長年歎未曾有於是以氎布分給諸人々々各得數具衣直猶用之不盡以五十端布奉施長年仍就停一月學經百論廣百論其人是龍猛弟子親得師承説甚明淨從此東到至那僕底國詣突舍薩那寺有大德毗膩多鉢臘婆（唐言調伏光即北印度王子）好風儀善三藏自造五蘊論釋唯識三十論釋因住十四月學對法論顯宗論理門論等大城東南行五十餘里至答秣蘇伐那僧伽藍（唐言闇林）僧徒三百餘人學説一切有部賢劫千佛皆當於此地集人天説法釋迦如來涅槃後第三百年中有迦多衍那（舊曰迦旃延訛）論師於此制發智論從此東北行百四五十里至闍爛達那國（北印度境）入其國詣那伽羅馱那寺有大德旃達羅伐摩（此云月胄）善究三藏因就停四月學衆事分毗婆沙

從此東北登履危險行七百餘里至屈[居勿反]露多國[北印度境]

自屈露國南行七百餘里越山濟河至設多圖盧國[北印度境]

從此西南行八百餘里至波理夜呾羅國[中印度境]

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秣菟羅國[中印度境]

釋迦如來諸聖弟子舍利子等遺身窣堵波謂舍利子[舊曰舍利子又曰舍利弗訛也]沒特伽羅子[舊曰目乾連訛也]等塔皆見在呾麗衍尼弗呾羅[唐言滿慈]子[舊曰彌多尼子訛略]優波釐阿難陀羅怙羅[舊曰羅睺羅又曰羅云皆訛也]又曼殊室利[唐言妙吉祥舊曰濡首又曰文殊師利或言曼殊尸利譯曰妙德訛也]如是等諸窣堵波每歲修福之日僧徒相率隨所宗事而脩供養阿毗達磨衆供養舍利子習定之徒供養沒特伽羅子誦持經者供養滿慈子學毗柰耶衆供養優波離諸比丘尼供養阿難未受具戒者供養羅怙羅學大乘者供養諸菩薩

城東六里至一山伽藍尊者烏波毱多[唐言近護]之所建也其中爪髮舍利伽藍北巖有石室高二十餘尺廣卅

餘尺四寸細籌積其内尊者近護說法導夫妻俱證阿
羅漢果者乃下一籌單己及別族者雖證不記從此東
北行五百餘里至薩他泥濕伐羅國（中印度）又東行四百餘里
至祿勤那國（中印度）東臨殑伽河北背大山閻牟那河中境
而流又河東行八百餘里至殑伽河源廣三四里東南流
入海處廣十餘里其味甘美細沙隨流彼俗書記謂之
福水就中沐浴罪豐銷除溺波斃流則殃災殄滅沒
而死者即生天受福愚夫愚婦常集河濱皆外道
邪言元其實也後提婆菩薩示其正理方始停絕國
有大德名闍耶毱多善閑三藏法師遂一冬半春就聽
經部毗婆沙訖渡河東岸至秣底補羅國其王
戍陁羅種也伽藍十餘所僧八百餘人學小乘一
切有部大城南四五里有小伽藍僧徒五十餘人
昔瞿拏鉢剌婆（唐言德光）論師於此作辯真等論凡百

餘部論師是鉢伐多國人本習大乗後退學小乗時
提婆犀那（唐言天軍）阿羅漢往来都史多天徳光願見慈
氏决諸疑滞請天軍以神力接上天宮既見慈氏揖
而不礼言我出家具戒慈氏處天同俗礼敬非宜如
是往来三返皆不致礼既我慢自高疑忍不决徳光伽
藍南三四里有伽藍僧二百餘人並小乗學是衆賢
論師壽終處論師本迦濕弥羅國人博學高才明一
切有部毗婆沙時世親菩薩亦以睿智多聞先作阿
毗達磨倶舎論破毗婆沙師所執理奥文花西域學徒
莫不讃仰爰至鬼神亦皆講習衆賢覧而心憤又
十二年覃思作倶舎雹論二万五千頌八十万言造訖
欲与世親面定是非未果而終世親後見其論歎有知
解言其思力不減毗婆沙之衆世雖然甚順我義宜名
順正理論遂依行焉衆賢死後於菴没羅林中起窣

堵波今猶見在林側又有窣堵波是毗末羅蜜多羅（唐言
無垢稱）論師遺身處論師迦濕弥羅國人於說一切有部出
家遊五印度學窮三藏將歸本國途次衆賢之塔悲
其著述未及顯揚奄便逝歿因自誓更造諸論破大乘
義滅世親名使論師之旨永傳遐代說此語已心智狂
亂五舌重出遍體血流自知此苦原由惡見裁書懺悔勸諸
同侶勿謗大乘言終氣絕當死之處地陷為坑其國有大
德蜜多斯那年九十即德光論師弟子善閑三藏法
師又半春一夏就學薩婆多部怛埵三第鑠論（唐言辯真論二万五千
頌德光所造）隨發智論等又從此北行三百餘里至婆羅吸摩補
羅國（北印度境）又從此東南行四百餘里至堊醯掣怛羅國（中印度境）
又南行二百餘里渡殑伽河西南至毗羅那拏國（中印度境）又東
行二百餘里至劫比他國（中印度境）城東二十餘里有大伽藍院
內有三寶階南北列面東下是佛昔於忉利天為摩耶夫

人說法訖歸瞻部洲下處中是黃金左是水精右是白
銀如來起善法堂將諸天衆蹈中階而下大梵天王執白
拂履銀階處右天帝釋持寶蓋蹈水精階居左是
時百千天衆諸大菩薩陪隨而下自數百年前猶
有階級今並淪沒後王慕慕累甎石擬其狀飾以
雜寶見高七十餘尺上起精舍中有石佛像左右有
釋梵之像並放光儀式勢如在傍有石柱高七十尺无憂
王所立旁有石基長五十餘步高七尺是佛昔經行
所從此西北行二百里至羯若鞠闍國（唐言曲女城 中印度）國周四
千里都城西臨殑伽河長廿餘里廣五六里伽藍百餘所
僧萬餘人大小俱學其王吠奢種也字曷利沙伐彈那（唐言喜增）
父字波羅羯邏伐彈那（唐言作光增）兄字曷邏闍伐彈那（唐言王增）
喜增在位仁慈國人稱詠特東印度羯羅拏蘇伐
剌那（唐言金耳）國設賞迦王（唐言月）惡其明略而為隣患乃

誘所害之大臣婆尼(唐言明了)及羣僚等悲蒼生之无主共立其弟尸羅阿迭多(唐言戒日)統承宗廟王雄姿秀傑筭略宏遠德動天地義感人神遂能雪報兄讎牢籠印度風威所及禮教所霑无不歸德天下既定黎庶斯安於是戢武韜戈營樹福業勅其境内无得殺生凡厥元元普令斷宍隨有聖迹皆建伽藍歲三七日遍供衆僧五年一陳无遮大會府庫所積並充檀捨詳其所行須達拏之流矣城西北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東南六七里殑伽河南有窣堵波亦高二尺餘並无憂王所造皆是佛昔說法處法師入其國到跋達羅毗訶羅寺住三月依毗離耶犀那三藏讀佛使毗婆沙日胄毗婆沙訖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二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巻第三

持寶院 長弘

字 X 3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三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阿踰陀國終伊爛拏國

自此東南行六百餘里渡殑伽河南至阿踰陀國中印度寺百餘所僧徒數千人大小乘兼學大城中有故伽藍是伐蘇畔度菩薩唐言世親舊曰婆藪槃豆譯為天親訛也於此製大小乘論及為衆講處城西北四五里臨殑伽河岸大伽藍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所建佛昔三月說

[illegible]寺

京都大学
930248
図書

法處其傍又有過去四佛經行處城西南五六里有故
伽藍是阿僧伽菩薩說法處菩薩夜昇覩史多天於
慈氏菩薩所受瑜伽論莊嚴大乘論中邊分別論晝
則下天為衆說法阿僧伽亦名无著即健陁羅國人也
佛滅度後一千年中出現於世從彌沙塞部出家後信大
乘弟世親菩薩於說一切有部出家後信大乘兄弟皆稟
明聖之器含著述之才廣造諸論解釋大乘為印度
宗匠如攝大乘論顯揚聖教對法唯識俱舍論等皆
其筆也法師自阿踰陁國礼聖跡已順殑伽河与八十
餘人同船東下欲向阿耶穆佉國行可百餘里其河兩岸
皆是阿輸迦林非常深茂於林中兩岸各有十餘船
賊皷棹迎流一時而出船中驚擾投河者數人賊遂擁
船向岸令諸人解脫衣物搜其珍寶然彼群賊素事突
伽天神每於秋中覓一人質狀端美煞取宍血用以祠之以

祢嘉禰見法師儀容偉麗骨當之相顧而言曰我等
祭神特欲將過不能得人今此沙門形貌淵美殺用
祠之豈非吉也法師報以斐穢陋之身得充祠祭實
非敢惜但以遠来意者欲礼菩提樹像者闍崛山
并清閑經法此心未遂檀越殺之恐非吉也船上諸
人皆共同請亦有願以身代賊皆不許於是賊師
遣人取水於花林中除地設壇和泥塗掃令兩人
拔刀牽法師上壇欲即揮刃法師顏无有懼賊皆
驚異既知不免語賊願賜少時莫相逼惱使我安心
歡喜取滅法師乃專心觀史多宮念慈氏菩薩願得
生彼恭敬供養受瑜伽師地論聽聞妙法成就通慧
還来下生教化此人令修勝行捨諸悪業及廣宣諸
法利安一切於是礼十方佛正念而坐注心慈氏無復異
縁於心想中若似登蘇迷盧山越一二三天見都史多

宮慈氏菩薩處妙寶臺大衆圍遶此時身心歡
喜忽不知壇不憶有賊同伴諸人發聲號哭須臾之
間黒風西起折樹飛沙河流涌浪般舫漂覆賊徒大駭
問同伴曰沙門從何處來名字何等報曰從支那國來
求法者此也諸君若煞得无量罪且觀風波之狀天神
已嗔宜急懺悔賊懼相牽懺謝稽首歸依時亦不覺賊
以手觸之乃開目謂賊曰時至邪賊曰不敢害師願受懺
悔法師受其禮謝為説煞盗邪婬諸不善業未來當
受无間之苦何為電光朝露少時之身作阿僧企
耶長時苦種賊等叩頭謝曰某等妄想顛倒為所
不應為事所不應事若不逢師福徳感動冥祇
何以得聞誡誨請從今日已去即斷此業願師證明
於是遂相勸告收諸刧具惣投河流所奪衣資各還
本主竝受五戒風波還静賊衆歡喜頂礼辞別同伴

敬歎轉異於常遠近周都莫不畏怯非求法殿至何
以致茲從此東行三百餘里渡殑伽河北至阿耶穆
佉国(中印度)從此東南行七百餘里渡殑伽河南閻牟那河
北至鉢邏耶伽國(中印度)城西南瞻博迦花林中有窣堵
波无憂王所造是佛昔降外道處其側有伽藍是
提婆菩薩作廣百論挫小乘外道處大城東兩河交
處其西有墠周十四五里土地平正自古已來諸王
豪族仁慈惠施皆至於此因号其處為大施場今戒日王
亦繼斯軌五年積財七十五日散施上從三寶下至孤窮
无不悲施從此西南入大林多逢惡獸野僞經五百餘
里至憍賞弥国(舊曰倶睒弥訛中印度)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
城内故宮中有大精舍高六十餘尺有列檀佛像上
懸石蓋鄔陁衍那王(唐言出愛舊云優塡王訛)之所造也昔如来在忉
利天經夏為母説法王思慕乃請目連將工匠昇天

觀佛尊顔容止還以紫檀雕列以像真容世尊所
來特像迎佛即此也城南有故宅是瞿史羅（舊曰瞿師羅訛）
長者故居也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即長者之園
地中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所造次東南重
閣是世親造唯識論處次東菴没羅林有故基是无
著菩薩作顯揚論處從此東行五百餘里至鞞索迦国
伽藍二十餘所僧三千許人學小乘正量部東南道
左有天伽藍是昔提婆設摩阿羅漢造識身足論説
无我人瞿波阿羅漢作聖教要實論説有我人因此法
執遂深諍論又是護法菩薩七日中摧伏小乘一百論師
處其側又有如來六年説法處有一樹高七十餘尺
昔佛因浄齒弃其餘枝遂植根繁茂至今邪見之
徒數來残伐随伐随生榮茂如本從此東北行五百
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国（舊曰舍衛訛）周六千餘里伽藍數百僧

徒減千並學正量部佛在時鉢邏斯那恃多(唐言勝軍舊波斯
若訛)王所都也城内有王殿故基次東不遠有故基上
建窣堵波勝軍王為佛造大講堂處次復有塔是佛
姨母鉢邏闍鉢底(唐曰生主舊曰波闍波提訛也)比丘尼精舍次東有塔
是蘇達多(唐言樂施舊曰須達訛也)故宅宅側有大窣堵波是鴦窶利
摩羅(舊曰央崛摩羅訛)捨邪之處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唐言勝林舊祇陁訛也)
即給孤獨園也昔為伽藍今已頽毀東門左右各建石
柱高七十餘尺无憂王所立諸屋並盡獨一塼室有中
有金像昔佛昇天為母說法勝軍王戀慕聞出愛王刻
檀為像曰造此也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殺婦
謗佛處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以毒
藥害佛生身入地獄處其南復有大坑瞿伽梨比丘謗
佛生身入地獄處坑南八百餘步是戰遮波羅門女
謗佛生身入地獄處凡此三坑窺不見底伽藍東七

十餘步有精舍高大中有佛像東面坐如来昔共外
道論義處次東有天祠量等精舍日光移轉天祠影
不及精舍精舍影常覆天祠次東三四里有窣堵波是舍
利子与外道論議處大城西北六十里有故城是賢
劫中人壽二万歳時迦葉波佛父城也城南是佛成正
覺已初見父處城北有塔有迦葉波佛全身舎利並
无憂王所立於此東南行八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窣堵国
舊曰迦毗羅衛国也 国周中十餘里都城十餘里並皆頽毀宮城周
十五里壘塼而成址峻固内有故基淨飯王之正殿上建
精舍中作王像次北有故基基側有精舍是尺迦菩薩降
神母胎處中作并降生之像上坐部云并以嗢怛羅
頞沙荼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
則以此月廿三日當此五月八日東北有窣堵波阿私陁仙
相太子處城左右有太子共諸尺種角力處又有

太子乗馬踰城處及先於四門見老病死及沙門猒
離世間迴駕處從此東行荒林五百餘里至藍摩
国（中印度）居人稀少故城東南有塼窣堵波高百餘尺
如來涅槃後此国先王分得舍利還而造也毎放光
明其側有龍池龍數變身為人遶塔行道野象
銜花常來供養其側不遠有伽藍以沙弥知寺任
相傳昔有苾芻招命同學遠來礼拜見野象銜
花安置塔前復以牙芟草以鼻灑水衆見無不感
歎有一苾芻便捨大戒願留供養謂衆人曰是畜
生猶知敬塔獻花灑掃我居人類依佛出家豈可
目覩荒殘不供事也即辭衆任結宇疏池種花殖
菓雖渉寒暑不以勞惓隣国聞之各捨財寶
共建伽藍仍即屈知僧務自此相承遂為故事
矣沙弥伽藍東大林中行百餘里有窣堵波无

憂王所建是太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天冠髻珠付
闡鐸迦舊曰東匿訛還處也及剃髮皆有塔記出此林已
至拘尸那揭羅国處極荒梗城内東北隅有窣
堵波无憂王所建准陁故宅舊曰純陁訛也宅中有井將
營獻供時鑿也水猶澄映城西北三四里渡阿
恃多伐底河唐言无勝舊曰阿利跋提河訛也河側不遠至娑羅林其
樹似槲而皮青白葉甚光潤四雙齊高即如来
涅槃處也有大甎精舍中有如来涅槃之像北
首而卧傍有大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憂王所
建又立石柱記佛涅槃事而不書年月相傳云
佛處世八十年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涅槃當
此二月十五日說一切有部復云佛以迦剌底迦月後
半入卄當此九月八日自卄已来或云千二百歲或
千三百或千五百或云過九百未滿千年又如来

坐金棺為母說法出臂問阿難現足示迦葉雪
木焚身八王分骨皆有塔記從此復大林中往五
百餘里至婆羅痆斯国（音女黠反）国周四千餘里都城西
臨殑河伽長十餘里廣五六里伽藍卅餘所僧二
千餘人學小乘一切有部渡婆羅痆斯河東北行
十餘里至鹿野伽藍臺觀雲連長廊四合僧徒
一千五百人學小乘正量部大院内有精舎高
百餘尺石階塼龕層級百數皆起黄金佛像
室中有鍮石佛像量等如来身作轉法輪狀精舎
東南有石窣堵波无憂王所建高百餘尺前有
石柱七十餘尺是佛初轉法輪處其側又梅怛麗
邪（唐言慈氏舊日弥勒訛也）菩薩受記處次西有窣堵波是佛昔
為護明𦬇於賢劫中人壽二万歲時迦葉波佛所
受記處尺迦受記南有過去四佛經行處長五十

餘長七尺以青石積成上有四佛經行之像伽
藍西有如来沐浴池又有滌器池又有浣衣池神
龍守護无人穢觸池側有窣堵波佛從井行時為
六牙白象施獵師牙處又為鳥特与獼猴白象於尼
拘律樹定長幼巡行化人處又作鹿王又度憍陳如
等五人處從此順殑伽河流東行三百餘里至戰
主国從此東北渡殑伽河行百四五十里至吠舍
釐国（舊曰毗舍離訛也）国周五千餘里土壤良沃多菴没羅
菓茂遮菓都城荒毀故基周六七十里居人甚少
宮城西北五六里有一伽藍旁有窣堵波是佛昔
説毗摩羅詰經處次東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毗
摩羅詰故宅其宅尚多靈異去此不遠有一室積
石所作是无垢稱現疾説法處其側久有寶積
故宅菴摩羅女故宅次北三四里有窣堵波是

佛將涅槃天人隨從侍立處次
西復有佛最後觀吠舍釐處次南又有菴羅女
持園施佛處又有佛許魔王涅槃處從吠舍釐
南境去殑伽河百餘里到吠多補羅城得菩薩藏
經又南渡殑伽河至摩揭陀國（舊曰摩伽陀訛）周五千餘里
俗崇學重賢伽藍五十餘處僧万餘人多大乘
學河南有故城周七十餘里雖復荒頹猶有雉
堞昔人壽无量歲時号拘蘇摩補羅城（唐言香花宮城）王
宮多花故致此号後至人壽數千歲時更名波吒
釐子城（舊曰巴連弗訛）復約波吒釐樹為名至佛卅後第
一百年有阿輸迦王（唐言无憂王舊曰阿育王訛也）即頻毗娑羅王（唐言影堅）
之曾孫也自王舍城遷都來此年代浸遠今唯故
基伽藍數百存者二三故宮北臨殑伽河為小城
有千餘家宮北有石柱高數十尺无憂王作地獄

憂法師在小城停七日巡礼聖迹地獄南有窣堵
波即八万四千之一也以人功遠立中有如来舍利
一斗毎放神光次有精舍中有如来所履石々上有
佛雙跡長一尺八寸廣六寸両足下有千輪相十
指端有万字花文及瓶魚等皎然明著是如来将
入涅槃發吠舍釐至此於河南岸大方石上立顧謂阿
難此是吾最後望金剛座及王舍城所留之跡也精
舍北有石柱高卅餘尺書記无憂王三以贍部洲施
佛法僧三以珎寶贖詞也故城東南有屈屯阿監
摩唐言雞園僧伽藍故基无憂王所造是召千僧四事
供養處是等聖跡凡停七日礼拜方遍又西南
行六七由旬至伍羅磔迦寺々有三藏數十人聞
法師至皆出迎引從此又南行百餘里到菩提樹々
垣疊甎高峻極固東西長南北稍狭正門東對

尼連禪河南門接大花池西帶嶮固北門通大伽藍
其內聖跡連接或精舍或窣堵波並諸王大臣豪
富長者慕聖營造用為旌記正中有金剛座賢
劫初成与大地俱起據三千大千之中下極金輪上
齊地際金剛所成周百餘步言金剛者取其堅固
難壞能沮萬物若不依本際則地不能停若不以金
剛為座則无地堪發金剛定今欲降魔成道必居於
此若於餘地々便傾陷故賢劫千佛皆就此焉又
成道之處亦曰道場世界傾搖獨此不動一二百年
来衆生薄福往菩提樹不見金剛座佛涅槃後諸国
王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向而坐相傳
此菩薩身没不現佛法當盡今南邊𦬇已没至胷其
菩提樹即畢鉢羅樹也佛在時高數百尺比頻為惡
王誅伐今可五丈餘佛坐其下成无上等覺因謂菩提

樹々茎黄白枝葉青潤秋冬不耿唯至如来卅日其
葉頓落経宿還生如本毎至是日諸国王与臣僚共
集樹下以乳灌洗然燈散花収葉而去法師至礼𦬸
樹及慈氏𦬇所作成道時像至誠瞻仰五躰投地
悲哀懊悩自傷歎言佛成道時不知漂淪何趣今
於像季方乃至斯緬惟業鄣一何深重悲淚盈目
時逢衆僧解夏遠近輻湊数千人観者无不嗚噎
其處一踰繕那聖跡充滿停八九日礼拜方遍至第
十日那爛陀寺衆差四大徳来迎即与同去行可七踰
繕那至寺莊々是尊者目連本生之村至莊食須
臾更有二百餘僧与千餘檀越将幢蓋花香復来
迎引讃歎圍遶入那爛陀既至合衆都集法師与相
見訖上坐頭別安床命法師坐徒衆亦坐々訖遣維
那撃揵稚唱法師住寺々中一切僧所畜用法物

道俗咸皆共同仍差廿人非老非少閑解経律威儀
齊整者将法師参正法蔵即戒賢法師也衆共尊
重不斥其名号為正法蔵於是随衆入謁既見方事
師資務盡其敬依彼儀式膝行肘歩嗚足頂礼問訊
讃歎訖法蔵令廣敷床座命法師及諸僧坐〻訖問
法師従何處来報従支那国来欲依師学瑜伽論
聞已啼泣喚弟子佛陀跋陀羅（唐言覺賢）即法之姪也年
七十餘博通経論善於言談法蔵語曰汝可為衆
説我三年前病悩因縁覺賢聞已啼泣捫涙而説
昔縁云和上昔患風病毎發手足拘急如火焼刀刺之
痛乍發乍息凡廿餘載去三年前苦痛尤甚厭悪
此身欲不食取盡於夜中夢三天人一黄金色二瑠
璃色三白銀色形貌端正儀服軽明来問和上曰汝欲
弃此身耶経云説身有苦不説厭離於身汝於過去

曽作国王多惱衆生故招此報今宜觀省宿愆至
誠懺悔於苦安忍勤宣経論自當銷滅直尒猒身
苦終不盡和上聞已至誠礼拜其金色人指碧色者
語和上曰汝識不此是観自在𦬇又指銀色曰此是慈
氏𦬇和上即礼拜慈氏問曰戒賢常願生於尊處不
知得不報曰汝廣傳正法後當得生金色者自言我是
曼殊室利𦬇我等見汝空欲捨身不為利益故来勸
汝當依我語顕揚正法瑜伽論等遍及未聞汝身即漸
安隠勿憂不差有支那国僧樂通大法欲就汝学汝
可待之法藏聞已礼拜報曰敬依尊教言已不見自
尒已来和上所苦瘳除僧衆聞者莫不稱歎希有
法師得親承斯記悲喜不能自勝更礼謝曰若如所説
玄奘當盡力聴習願尊慈悲攝受教誨法藏又問
法師汝在路幾年荅三年既与昔夢符同種〻

誨諭令法師勸善以申師弟之情言訖辭出向幼日王
院安置於覺賢房第四重閣七日供養已更安置上房
在護法菩薩房北加諸供給日得贍步羅菓一百廿
枚檳榔子廿顆豆蔲廿顆龍腦香一兩供大人米一
斗其米大於烏豆作飯香鮮餘米不及唯摩揭陀
国有此秔米餘處更无獨供国王及多聞大德故号
為供大人米月給油三斗蘇乳等隨日取足淨人一
人婆羅門一人免諸僧事行乘象輿那爛陀寺主
客万僧預此供給添法師合有十人其遊踐殊方
見禮如此那爛陀寺者此云施无厭寺耆舊相傳此
伽藍南菴沒羅園中有池池有龍名那爛陀傍
建伽藍故以為号又云是如來昔行菩薩道時為大
国王建都此地憐愍孤窮常行惠捨物念其恩
故号其處為施无厭也地本菴沒羅長者園五百

南人以十億金錢買以施佛、於此處三月説法、南
人多有證果、佛菩薩後此国先王鑠迦羅阿逸多
（唐言帝日也）敬慈佛造此伽藍、王崩後其子佛陀毱多王
（唐言覺護）纂承鴻業、次東又造伽藍、至子怛他揭多王（唐言
如來）次東又造伽藍、至子婆羅阿迭多（唐言幼日）次東北又建
伽藍、後見聖僧從此支那国往赴其供、心生歡喜捨
位出家、其子伐闍羅（唐言金剛）嗣立、次北又建伽藍、其後中
印度王於側又造伽藍、如是六帝相承、各加營造、又
以甎壘其外、合爲一寺、都建一門、庭序別開、中分八
院、寶臺星列、瓊樓岳峙、觀竦煙中、殿飛霞上、生
風雲於戸牖、交日月於軒簷、加以流水逶迤、青蓮菡萏、
羯尼花樹暉煥其間、菴沒羅林森竦其外、諸院
僧室皆四重、重閣虬棟、虹梁綠櫨、朱柱雕楹、楼檻玉
礎、文棍甍楼、瑶暉、攘連繩叙、印度伽藍數千乃

乃莊麗崇高此為其極僧徒主客常有万人並学大乘
兼十八部爰至俗典吠陁等書因明聲明醫方術數
亦俱研習凡解經論廿部者一千餘人卅部者五百
餘人五十部者并法師十人唯戒賢法師一切窮覽
德秀年耆為衆宗匠寺内講座日百餘所学徒脩
習无弃寸陰德衆所居自然嚴肅建立已來七百餘
載未有一人犯譏過者國王欽重捨百餘邑充其供養
邑二百戸日進稉米酥乳數百石由是學人端拱无
求而四事自足藝業成就斯其力焉法師於那爛陁寺
安置已向王舎城觀礼聖迹王舎舊城彼云矩奢揭羅
補羅城唐言上茅宮城也 城處摩揭陁國之中古昔君王多住其内
其地又生好香茅故取為稱四面皆山峻峭如削西通
小徑北有大門東西長南北狭周一百五十餘里其
内更有小城基周卅餘里羯尼迦樹處處成林花萼

開菓四時无間花如金色宮城北門外有窣堵婆是提
婆達多与未生怨王放護財醉象欲害佛處此東北有
窣堵婆是舍利子聞阿湿婆恃苾芻説法證果處
次北不遠有大深坑是室利毱多(唐曰勝密)受外道秘言以
火坑毒飯欲害佛處次火坑東北山城之曲有窣堵波
是時縛迦大醫(舊曰耆婆訛)於此為佛造説法堂處其側
現有時縛迦故宅宮城東行十四五里至姞栗陀羅
矩吒山(唐言鷲峯亦云鷲臺舊曰耆闍崛山訛也)其山連岡北嶺隆崛特高形如
鷲鳥又狀高臺故取為稱泉石清奇林樹森鬱如来
在世多居此山説法華大波若等无量衆経山城北門
行一里餘至迦蘭陀竹園今現有甎室如来在昔多
居其中制諸戒律園主名迦蘭陀先以此園施諸外
道後見佛又聞深法恨不以園得施如来時地神知
其意為現灾恠怖諸外道逐之令出告曰長者欲以園

施佛汝宜速去外道含怒而出長者歡喜還去精舍
訖躬往請佛〻為受之竹園東有窣堵波阿闍多設
咄路王（唐云未生怨 舊曰阿闍世訛）之所建如来涅槃後諸王共分舍利未生
怨王得已持帰立塔供養无憂王發心欲遍造諸塔開
取舍利尚留廿許今每放光竹園西南行五六里山側
有別竹林中有大室是之尊者摩訶迦葉彼於此与九百
九十九大阿羅漢如来涅槃後結集三藏處當結集時
无量聖衆雲集迦葉告曰衆中其知具三明六通惣持如
来一切法藏无錯謬者住餘各隨所安時簡得九百
九十九人阿難在於學迦葉語阿難汝漏未盡勿汗清
衆阿難慙愧而出一夜勤脩斷三界結成阿羅漢還来
叩門迦葉問云汝結盡耶荅曰然復曰若結盡者不勞
開門隨意可入阿難乃從戶隙而入礼拜僧足迦葉執
其手曰我故汝除斷諸漏證聖果故駈遣汝出汝當

知之勿以為恨阿難曰若懐恨者豈名結集於是礼
謝而坐即初安居十五日特也迦葉語阿難曰如来常
於衆中稱汝多聞總持諸法汝可昇座為衆誦素
怛覧蔵即一切経也阿難承命而起向佛般卅山
方作礼訖昇坐誦経諸衆随口而録々訖又命優
婆離誦毗奈耶蔵即一切戒律也誦訖迦葉波自誦
阿毗達磨蔵即一切論也経両三月安居中集三蔵訖
書之貝葉方遍流通諸聖相謂曰我等集此名報
佛恩今日得聞斯其力也以大迦葉僧中上座曰名
上座部又此西廿里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即大
衆部共集之處諸学无学數千人大迦葉結集時
不預者共集此中更相謂曰如来在日同一師學
世尊滅度簡我等々豈不能結集法蔵報
佛恩耶復集素怛纜蔵毗奈耶蔵阿毗達磨蔵雑

集蔵禁咒蔵別為五蔵此中凡聖同會因謂之大
大衆部次東北三四里至曷羅闍姑利呬多城唐言王舎
外郭已壊内城猶峻周二十余里面有一門初頻毗娑
羅王居上茅宮時百姓殷稠居家鱗接數遭火
災乃立嚴制有不謹慎先失火者徙之寒林寒林
即彼国棄尸悪處也須之王宮忽失火王曰我為人
主自犯不徇无以懲下命太子留撫王徙居寒林時
吠舍釐王聞頻婆娑羅野居於外欲荷兵襲之候
望者知而奏王乃以築邑以王先舎於此故名王舎
城即新城也後闍王嗣位因都之至无憂王遷都
波吒釐以城施婆羅門今城中无雜人唯婆羅門
千餘家耳宮城西南隅有窣都波是殊底色迦
長者故宅唐言星曆舊曰樹提伽訛傍又有度羅怙羅處即佛子也那
爛陁寺西北有大精舎高三百餘尺婆羅阿迭多王

之所建也莊嚴甚麗其中佛像同菩提樹像精舍東北有窣堵波如來昔於此七日說法處西北又有過去四佛坐處其南鍮石精舍戒日王之所建也功雖未畢詳其圖量限高十餘丈次東二百餘步有銅立佛像高八十餘尺重閣六層方得覆及昔滿曹王之所作也又東行數里有窣堵波佛初成道向王舍城至此頻婆娑羅王与国人千萬衆迎見佛處又東行卅餘里至因陀羅勢羅窶訶山東峯伽藍前有窣堵波謂僧(許贈反)娑(唐言鴈也)昔此伽藍依小乘漸教食三淨食於一時中買贖不得其檢挍人傍偟无措乃見群鴈翱翔作而戲言曰今日僧供有闕摩訶薩埵宜知是時言訖其引前者應聲而迴鎩翮高雲投身自墜苾芻見已慙懼遍告衆僧聞者悲嗟元不對之歎法各相謂曰此菩薩也我曹何

人敢欲散食又如来設教漸次而防我等執彼初誘
之言便為究竟之說守愚无改致此損傷自今已
後宜依大乘不得更食三浄仍建霊塔以死鴈埋
中題表其心使永傳芳烈以故有茲塔也如是等聖
迹法師皆周遍礼訖還帰那爛陀寺方請戒賢
法師講瑜伽論同聴者数千人開題訖少時有一婆
羅门於衆外悲譟而後言發遣人問其前以答言
我是東印度人曾於布磔迦山觀自在菩薩像所發
願為王菩薩為我現身呵責我言汝勿作此願後厶年
月日那爛陀寺戒賢法師為脂那国僧講瑜伽論汝
當往聴因此聞法後得見佛何用王為今見脂那
僧来師復為講与昔言同所以悲喜戒賢法師
日令住聴経十五月講徹遣人将婆羅门送与戒
日王々封以三邑法師在寺聴瑜伽三遍順正理

一遍顯揚對法各一遍、曰明聲明集量等論各二
遍、中百二論各三遍、其倶舍婆娑六足阿毗曇等
以曾於迦濕弥羅諸国聽訖、至此尋讀決疑而已、
兼學婆羅门書、印度梵書名為記論、其源
无始莫知作者、毎於劫初梵王先説傳授天人、
以是梵王所説、故曰梵書、其言極廣、有百万頌、即
舊譯云毗伽羅論者是也、然其音不正、若正應云
毗耶羯剌諵音女咸反、此翻名為聲明記論、以其廣記諸
法能詮、故名聲明記論、昔成劫之初梵王先説具百
万頌、後至住劫之初帝釋又略為十万頌、其後北印
度健駄羅国婆羅门都羅邑婆膩尼仙又略為八
千頌、即今印度現行者是、近又南印度婆羅门為
南印度王復略為二千五百頌、邊鄙諸国多盛
流行、印度博学之人所不遵習、此並西域音字之本、

其支分相助者復有記論略経有一千頌又有字躰
三百頌又有字縁兩種一名门擇迦三千頌二名
温那地二千五百頌此别弁縁躰又有八界論八
百頌此中略合字之縁躰此諸記論弁能詮所詮有
其兩例一名底(丁履反)彦多聲有十八囀二名蘓漫多
聲有廿四囀其底彦多聲於文章裝麗處用於
諸汎文亦少用其廿四囀者於一切諸文同用其底
彦多聲十八囀者有兩一般羅颯迷二阿答末泥各
有九囀故合有十八初九囀者如汎論一事即一事
有三説他有三自説有三一〻三中説一説二説多
故有三也兩句皆然但其聲别故分二九耳依般羅
颯迷聲説有无等諸法且如説有即三名一名婆
彼(之靴反)二名婆彼砥(多訛反)三名婆飯底説他三者一名
婆彼斯二名婆彼砥三名砥婆彼他自説三者一婆

彼弥、二婆彼靴去聲 三婆彼摩 此第三依四天除諸處說 言多彼末斯 依阿吞
未涯、九轉者於前九轉下各置毗邪底言餘同上安
此者令文巧妙无别義立衰極美義也蘇漫多聲廿
四轉者謂總有八轉於八轉中一一各三謂說一說二
說多故用為廿四於廿四中一一皆三謂男聲女聲
非男非女聲言八轉者一詮諸法體二詮所作業
三詮能作具及能作者四詮所為事五詮所因事六
詮所屬事七詮所依事八詮呼召事且以男聲寄
丈夫上作八轉者丈夫名布路沙體三轉者
一布路殺二布路皆三布路沙去聲 所作業三者一布
路莫二布路皆三布路霜作具作者三者一布路鍛
拏二布路諠音鞞僣反 三布路鍛鞞或言布鍛四所為事
三者一布路度沙詐反 耶二布路沙諠鞞僣反 三布路鍛韵
鞞約反 一所因二者一布路沙哆他我反 二布路鍛鋋同上 三布路

鐓韵一所屬三者一布路鐓詛予邪反二布路鐓誼三布路
鐓諵母感反一所依三者一布路腇所磨反二布路鋑諭三布路
鐓𨪐所莫反畢呂三者一糸布路鋑二糸布路稍三糸布路
沙畧舉一二如此餘例可知難為具述法師皆洞達
其詞与彼人言清典逾妙如是鑽研諸部及学梵
書凡経五歳從此復往伊爛拏鉢伐多国在路至迦布
德伽藍〻南二三里有孤山巖巘崇崒灌木蕭
森泉沼澄鮮花卉芬馥既為勝地靈廟寔繁感
變之奇神異多種最中精舍有刻檀觀自在𦬇
像威神特尊常有數十人或七日二七日絶粒断漿
請祈諸願心殷至者即見𦬇具相莊嚴威光朗曜從
檀像中出慰喻其人与其所願如是感見數〻有
人以故歸者逾衆其供養人恐諸來者坌汙尊儀
去像四面各七步許竪木构欄人來禮拜皆於欄外

不得近像所奉香花並遥散其得花住𦬇手及
挂臂者以為吉祥以為得願法師欲往求請乃買
種々花穿之為鬘将到像所至誠礼讃訖向𦬇跪
發三願一者於此学已還帰本國得平安无難者
願花住尊手二者所修福慧願生都史多宮事慈氏
𦬇菴如言者願花貫掛尊兩臂三者聖教稱衆生
界中有一分无佛性者玄奘今自疑不知有不若有
佛性修行可成佛者願花貫掛尊頸項語訖以花
遥散咸得如言既満所求歓喜无量其傍同礼及
守精舎人見已弾指鳴足言未曾有也當来若成
道者願憶今日因縁先相度耳自此漸去至伊爛
拏国伽藍十所僧徒四千餘人多學小乘説一切有
部義近有隣王廢其国君以都城施僧於中並建二
寺各千僧有二大徳一名怛他掲多鞠多唐云如来密二名羼

底僧訶（此云師子忍）俱善薩婆多部又停一年就讀毗婆沙順
正理等大城南有窣堵婆佛昔於此三月為天人說
法其傍又有過去四佛遺迹国西界殑伽河南至小
孤山佛昔於此三月安居降薄句羅藥叉山東南
巖下大石上有佛坐迹入石寸餘長五尺二寸廣四
尺一寸又有佛疊椐稚迦等（即浴瓶也舊曰軍持訛）迹深寸餘作八
出花文国南界蕉林多有大象形甚高大為

大慈恩寺三蔵法師傳巻第三

大慈恩寺三蔵法師伝巻第四

持宝院長弘

守 X 函
4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巻第四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瞻波国終迦摩縷波国王請

自此順殑伽河南岸東行三百餘里至瞻波國中印度境伽藍十所僧徒三百餘人習小乘教城壘甎高數丈基塹深闊極為崇固昔者劫初人皆穴處後有天女下降人中遊殑伽河洛水靈觸身生四子分王瞻部洲剏壇界築邑此則一子之都国南界數十由旬有大山

京都大学
930248
圖書

林藪茂連綿二百餘里其間多有野象數百爲群故伊
爛拏瞻波二國象軍衆多每於此林令象師調捕充
國乘用又豊豺兕黒豹人无敢行相傳云先佛未出之
時有一牧牛人牧數百頭牛驅至林中有一牛離群獨
去常失不知所在至日暮欲歸還到群内而光色姝悦
鳴吼異常諸牛咸畏无敢處其前者如是多日牧牛
人怪其所以私伺目之須臾還去遂逐觀之見牛入一石
孔人亦隨入可四五里豁然大明林野光華多異花菓
爛然溢目並非俗内所有見牛於一處食草々色香潤
亦人間所无其人見諸菓樹赤黄如金香而且大乃擿
取一顆心雖貪愛仍懼不敢食少時牛出人亦隨歸至
石孔未出之間有一惡鬼奪其菓留牧牛人以此問一大
醫并説菓狀醫言不可即食宜方便將一出來後日
復隨牛入擿一顆懷欲將歸鬼復遮奪其人以菓内

於口中鬼復探其喉人即嘔之藥既入腹身遂洪大頭
雖得出身猶在孔竟不得歸後家人尋訪見其形變
无不驚懼然尚能語說其所由家人歸還多命手力
欲共出之竟无移動國王聞之自觀慮為後患遣人
掘擴亦不能動年月既久漸變為石猶有人狀後更有
王知其為仙藥所變謂侍臣曰彼既因藥身變即身是
藥觀是石其體終是神靈宜遣人將鎚鑽鑿取少許
將來臣奉王命与工巧往盡力鐫鑿經一旬不得一
片今猶現在
自此東行四百餘里至羯朱嗢祇羅國中印度境尋礼聖
迹伽藍六七所僧徒三百餘人自此東度殑伽河行六
百餘里至奔那伐彈那國南印度境尋礼聖迹伽藍廾餘所
僧三千餘人大小乘兼學城西廾餘里有跋始婆伽藍
臺閣崇峻僧徒七百人其側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

昔如來在此三月說法處數放光明又有四佛經行之
迹傍有精舍中有觀自在井像至誠祈請無願不遂
自此東南行九百餘里唐（日金耳国）
至羯羅拏蘇伐剌那
國（東印度境）伽藍十餘所僧徒三百餘人學小乘正量部法
別有三伽藍不食乳酪此策提婆達多遺教也大城側
有給（絡或）多未知僧伽藍（唐言赤泥）即往昔此國未有佛法時南
印度沙門客遊此國降挫鍱腹外道邪論已國王為立
其側又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是佛於此七日說法
處從此東南出至三摩呾吒國（東印度境）濱近大海氣序
和暢伽藍卅餘所僧徒二千餘人習上坐部義天祠
外道其徒亦衆去城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昔
佛為諸人天於此七日說法處去此不遠又有伽藍中
有青玉佛像高八尺相好端嚴常有自然妙香芬馨
滿院五色光瑞往往屬天凡預見聞無不深發道意

從此東北海濱山谷有室利差呾羅國次東南海隅
有迦摩浪迦国次東有墮羅鉢底國次東伊賞那補
羅國次東有摩訶瞻波國(此云林邑)次西有閻摩那洲國凡
此六国山海深遠雖不入其境而風俗可知自此三摩呾
吒国西行九百餘里至耽摩栗底國(東印度境)居近海隅伽
藍十餘所僧衆千餘人城側有窣堵波高二百餘尺无
憂王所造傍有過去四佛經行遺迹是時聞海中有僧
伽羅国(此云執師子)有明上座部三藏及解瑜伽論者涉海路
七百由旬方可達彼未去間逢南印度僧相勸云往師
子國者不須水路海中多有惡風藥叉濤波之難可從
南印度東南角水路三日行即到雖復跋履山川然
用為安穩并得觀烏荼等諸國聖迹法師即西南向
烏荼國(東印度境)伽藍百餘所僧徒万餘人學大乘法其有
天祠外道所止雜居窣堵波十餘所皆无憂王所建

霊相間起國東南境臨大海標折利怛羅城（唐言發行）即入

海商人及遠方客擬往来停止之路南去僧伽羅國二万

餘里毎夜靜无雲之時遥望見彼佛牙窣堵波上寶

珠光明悧然狀似空中星燭自此西南大林中行千二百

餘里至恭御陀国（東印度境）從此西南行大荒林千四五百里至

羯餕伽国（南印度境）伽藍十餘所僧五百餘人學上坐部

法在昔人極殷稠為擾觸一五通仙ゝ人忿嗔忿以惡咒殘

害國人少長俱死後餘處稍漸遷居猶未充實自此西

北行千八百餘里至南憍薩羅國（中印度境）王刹帝利也崇敬

佛法愛尚學藝伽藍百所僧徒万人天祠外道頗亦殷

雜城南不遠有故伽藍傍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昔

者如来於此處現大神變降伏外道後龍猛菩薩止此伽

藍時此国王号娑多婆訶（唐言引正）珎敬龍猛菩薩供衛甚厚

時提婆菩薩自執師子国來求論難造門請通門人尋湯

白龍猛素知其名遂滿鉢盛水令弟子持出示之提婆見水默而投針弟子將還龍猛見已深加喜歎曰水之澄滿以方我德彼來投針遂窮其底若斯人者可与論玄議道囑以傳燈即令引入坐訖發玄往復彼此俱歡猶魚水相得龍猛曰吾衰邁矣朗耀慧日其在子乎提婆避席礼龍猛足曰某雖不敏敢承慈誨其國有婆羅門善解因明法師就停月餘日讚集量論從此南大林中東南行九百餘里至案達羅國（南印度境）城側有大伽藍雕構宏壯尊容麗肅前有石窣堵波高數百尺阿折羅（唐言所行）阿羅漢所造羅漢伽藍西南廿餘里有孤山上有石窣堵波是陳那（唐言授也）菩薩於此作因明論處從此南行千餘里至馱那羯磔迦國（南印度境）城東據山有弗婆勢羅（唐言東山）僧伽藍城西據山有阿伐羅勢羅（唐言西山）僧伽藍此國先王為佛建立窮大夏之規式盡林泉之秀麗天神保護賢聖遊歩

佛涅槃千年之内每有千凡夫僧同来安居竟安居已皆
證羅漢陵虛而去千年之後凡聖同居自百餘年来山
神易質擾惱行人皆生怖懼无復敢往由是今悉空荒
寂无僧侶城南不遠有一大石山是婆毗吠伽（唐言清辯）論師
住阿素洛宮待慈氏菩薩成佛樹決疑處法師在其國逢
二僧一名蘇部底二名蘇利耶善解大衆部三藏法師
因就停數月學大衆部根本阿毗達磨等論彼亦依法
師學大乘諸論遂結志同行巡礼聖迹自此西南行千
餘里至珠利耶国（南印度境）城東南有窣堵波无憂王所
建是佛昔於此地現大神通摧伏外道説法度人天
處城西有故伽藍是提婆菩薩与此寺嗢怛羅（唐言上也）
阿羅漢論議至第七轉已去羅漢无言乃竊運神通
往都史多宮問慈氏菩薩菩薩為釋因告言彼提婆者植
功曩劫當於賢劫成等正覺汝勿輕也既還復解

護法井傳

前難提婆白此慈氏井義非仁者自智所得出羅漢
輒眡避席礼謝之處從此南経大林行千五六百里至
達羅毗荼國 南印度境 国大都城号建志補羅建志城即
達摩波羅 唐言護法 井本生之處井此国大臣之子少而爽
慧弱冠之後王愛其才欲妻以公主久脩離欲无心愛
染將夜之夕特起憂煩乃於佛像前請祈加護願脱茲
難而至誠所感有大神王携負而出遂離此城數百里
置一山寺佛堂中僧徒來見謂之為盗井自陳由委問者
驚嗟无不重其高志因即出家尒後専精正法遂能究
通諸部困於著述乃造聲明雜論二万五千頌又釋廣百
論唯識論及因明數十部並盛宣行其茂德高才別
自有傳建志城即印度南海之口向僧伽羅國水
路三日行到未去之間而彼王死国内飢乱有大徳名
井達祇 又 濕伐羅 此云自在 覺 阿跋邪鄔瑟恥羅 此云无畏牙

如是等五百餘僧来投印度到遠志城法師与相見
訖問彼僧曰業彼国大徳等解上坐部三藏及瑜伽論
今欲往彼恭學師等何因而来報曰我国王死人庶飢
荒无可依仗聞贍部洲豊樂安隠是佛生處多諸聖迹
是故来耳又知法之輩无越我曹長老有疑随意相向
法師引瑜伽要文大節微之亦不能出戒賢之解白此
国界三千餘里聞有秣羅矩吒国（南印度境）既居海側擬豊異
寶其城東有窣堵波无憂王所建昔如来於此説法
現六神變度无量衆處國南濱海有秣賴耶山崖谷
崇深中有白檀香樹旃檀你婆樹ゝ類白楊其質涼
冷虵多附之至冬方蟄用以別檀也有羯布羅香樹
松身異葉花菓亦殊濕時无香採乾之後析之中有
香状類雲母色如氷雪此所謂龍腦香也又聞東北海畔
有城自城東南三千餘里至僧伽羅国（唐言執師子 非印度境也）国周七

千餘里都城周四十餘里人戸殷稠穀稼滋實黒小急
暴此其俗也国本寶渚多有珎奇其後南印度有女
娉隣國路逢師子王侍送之人怖畏逃散唯女獨在車
中師子來見負女而去遠入深山採果逐禽以用資給
歳月既淹生育男女形雖類人而性暴悪男漸長大白
其母曰我為何類父獸母人母乃為陳昔事子曰人畜
既殊何不捨去而相守耶母曰非不有心但无由免脱
子後逐父登履山谷察其経渉他日伺父去遠即擔
携母妹下投人里至母本国訪問舅氏宗嗣已絶寄
止村閭其師子王還不見妻子憤恚出山哮吼人里
男女往来多被其害百姓以事啓王王率四兵苟募
猛士将欲圍射師子見已發聲瞋吼人馬傾墜无敢
起者如是多日竟无其功王復標賞告令有能殺師子
者賞賜億金子白母曰飢寒難處欲赴王募如何母曰

不可彼雖是獸猶為尒父若其殺者豈復為人乎曰若不如是彼終不去或當尋逐我等來入村閭一旦王知我等還死亡不相畱何者師子為暴緣孃及我豈有為一而惱多人二三思之不如應募於是遂行師子見已馴伏歡喜都无害心子遂以利刀開喉破腹雖加此苦而慈愛情深含忍不動因即命絶王聞歡喜怪而問之何因尒也竟不實言種々窮迫方乃具述王曰嗟乎非畜種者誰辨此心雖然我先許賞終不違言但汝殺父數逆之人不得更居我國勅有司多与金寶逐之荒外即莊兩船多置黄金及資粮等送著海中任隨流逝男船泛海至此寶渚見豊奇翫即便止住後商人將家屬採寶復至其間乃殺商人畱其婦女如是產育子孫繼无量代人衆漸多乃立君臣以其遠祖執殺師子曰為国稱女船泛至波剌斯國西為鬼魅所得生育群女今西

大女国是也又言僧伽羅是商人字以其多智免羅
刹鬼害後得為王至此寳渚殺除羅刹建立國都曰之
為名語在西域記其國先无佛法如来卌後一百年中无
憂王弟摩醯因陁羅猒捨欲愛獲四沙門果乗空往来
遊化此国顕讃佛教發示神通國人信慕建立伽藍
見百餘所僧徒万人遵行大乗及上坐部教緇徒肅
穆戒節貞明相勵无怠王宮側有佛牙精舎高數百尺
以衆寳莊嚴上建表柱以鉢曇摩羅伽大寳置之刹
端光曜映空静夜无雲雖万里同覩其側又有精舎
又雜寳莊嚴中有金像此國先王所造髻有寳珠无
知其價後有人欲盗此珠守衛堅窂无由得入乃潜
穴地中入室欲取而像形漸高賊不能及却而言曰如来
昔脩菩薩道為諸衆生不惜軀命无悋國城何於
今日反慳固也以此思之恐往言无實像乃傴身授珠

其人得已將出貨賣。人有識者擒之送王。王問所得。賊曰
佛自与我。乃具說所由。王自觀之。像首尚低。王觀靈聖
更發深心。諸珍寶於賊處贖珠。還施像髻。今猶現在。
國東南隅有駿〈勒部〉迦山。多神鬼依住。如來昔於此山說駿
迦経〈舊曰楞伽経〉。國南浮海數千里至那羅稽羅洲。洲人短小。長
餘三尺。人身鳥喙。无稼穡。食椰子。其國海浪遼長。身
不能至。訪諸人口梗槩如是。自達羅毗荼与師子國僧
七十餘人西北歸觀禮聖迹。行二千餘里至達那補羅
国〈南印度境〉。伽藍百餘所。僧徒万餘人。大小乘兼習。天祠外
道亦甚衆多。王宮城側有大伽藍。僧徒三百餘人。並博
贍之士。其精舍中有一切義成太子〈舊曰悉達太子訛〉寶冠。
高減二尺。以寶函。每到齋日出置高臺。其至誠觀
禮者多感異光。城側伽藍有精舍。中有刻檀慈氏菩薩
像。高十餘尺。亦數有神瑞。是聞二百億羅漢所造也。

城北有多羅樹林周卅餘里葉長色潤諸國如寫取以
為貴從此西北經大林暴獸之野行二千四五百里至摩
訶剌侘國 南印度境 其俗輕死重節王剎帝利種也好武尚戎
故其國出人馬完整法令嚴明每使將与敵戰雖敗
軍失利不加刑罰但賜女服使其羞慚彼人恥媿多至
自死常養勇士數千人暴象數百臨將對陣又多飲
酒量其歡醉然後麾旗以此奮衝未有潰特茲塲
慠莫顧隣敵戒日王自謂智略宏遠兼總威親征罰
亦不能摧制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人大小乘兼習
亦有天祠塗灰之道大城内外有五窣堵波皆數百
尺是過去四佛所遊之迹无憂王建也自此西北行千
餘里渡耐秣陀河至跋祿羯呫婆国 南印度境 從此西北二
千餘里至摩臘婆国 南羅国也 南印度境 風俗調柔崇愛藝業
五印度境西南摩臘婆東北摩揭陀二國稱為好學

尚賢善言談有威嚴此國伽藍百餘所僧徒二万餘人
習小乘正量部教亦有塗灰異道事天之衆相傳云自
六十年前有王名戒日高才博學仁慈惠和愛育黎元
崇敬三寶始自爲王至于崩逝口絶麁言顏无慍色不
傷臣妾之意无損蚑蟻之命每象馬飲水濾而後飲恐
害水居之命也爰至國人亦令斷殺由是野獸依人豺
狼息毒境內寧靜祥瑞日興營構精廬窮極輪奐諧
七佛之儀設无遮之會如是勝業在位五十餘年无時
暫輟黎庶思慕於今不已大城西北廿餘里婆羅門邑
傍有陷坑是大慢婆羅門謗毀大乘生身入地獄處諸在
西域記自此西北行二千四五百里至阿吒釐國南印度境出
胡椒樹樹葉似蜀椒薰陸香樹樹葉類棠梨也自此
西北行三日至契吒國南印度境自此北行千餘里至伐臘毗國
南印度境伽藍百餘所僧徒六千餘人學小乘正量部法如

来在白疊遊此國无憂王随佛至處皆有表記今王剎帝利種也即羯若鞠闍國尸羅阿逸多王之女聟号杜魯婆跋吒(唐言帝冑)性躁急容止踈率雖貴德尚學信愛三寳歳設大會七日延諸國僧施以上味珎牀座衣服复至藥餌之資无不悲倫自此西北行七百餘里至阿難陀補羅國(西印度境)又西北行五百餘里至蘇剌侘國(西印度境)自此東北行千八百里至瞿折羅國又東南行二千八百餘里至烏闍衍那國(南印度境)去城不遠有窣堵婆是无憂王作地獄處從此東北行千餘里至擲枳陁國(南印度境)從此東北行九百餘里至摩醯濕伐羅補羅國(中印度境)從此又西還蘇剌侘國自此復西行至阿點婆翅羅國(西印度境)如来在日頻遊其地无憂王隨有聖迹之處皆起窣堵波今皆具在從此西行三千餘里至狼揭羅國(西印度境)臨近大海向西女國之路自此西北至波剌斯國(非印度境)聞說之其地多珠

寶大錦細褐善馬橐駝其所出也伽藍二三僧徒數百
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律迦佛鉢在此王宮國東境有
鶴林城西北接拂懍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
无男子多珍貨附屬拂懍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產男
例皆不舉又從狼揭國東北行七百餘里至臂多勢羅
國（西印度境）中有窣堵波高數百尺无憂王所造中有舍利
數放光明是如來昔作仙人為國王害處也從此東北行
三百餘里至阿軬荼國（西印度境）城東北大林中有伽藍故
基是佛昔於此處聽諸比丘著亟縛屣（唐言靴也）有窣堵
波无憂王所造傍有精舍中有青石立佛像數放光明
次南八百餘步大林中有窣堵波无憂王所造是如來
昔日止此夜寒乃以三衣重覆至明旦開諸苾芻著衲
衣處從此又東行七百餘里至信度國（西印度境）土出金銀
鍮石牛羊橐駝赤鹽白鹽黑鹽等餘處取以為藥如

來在白數遊此國所有聖迹无憂王皆建窣堵波以爲
表記又有爲波毱多大阿羅漢遊化之迹從此東行
九百餘里渡河東岸至伐羅三部盧國（西印度境）俗事天
神祠宇莊峻其日天像鑄以黄金飾諸雜寶諸國之
人多來求請花林池沼接砌縈階凡預瞻觀无不愛
賞從此東北行七百餘里至鉢伐多國（北印度境）城側有大
伽藍百餘僧皆學大乘是昔慎那弗怛羅（唐言最勝子）論師
於此製瑜伽師地釋論亦是賢愛論師德光論師本出
家處又其國有二三大德並學業可遵法師因停
二年就學正量部根本阿毗達磨及攝正法論教實
論等從此復東南還摩揭陁施无厭寺參礼正法藏訖
聞寺西三踰膳那有伍羅釋迦寺有出家大德名般
若跋陁羅本縛羅鉢底國人於薩婆多部出家善自
宗三藏及聲明因明等法師就停兩月諮決所疑從

此復往杖林山居士勝軍論師所軍本蘇刺佗國人
剎帝利種也幼而好學先於賢愛論師所學因明
又從安慧菩薩學聲明大小乘論又從戒賢法師學瑜
伽論爰至外籍群言四吠陀典天文地理醫方術數
无不究覽根源窮盡枝葉既學該内外德爲時尊
摩揭陀主滿胄王欽賢重士聞風而悦發使邀請立
爲國師封廿大邑論師不受滿胄崩後戒日王又請爲
師封爲烏荼國八十大邑論師又辭不受王再三固請亦
皆固辭謂王曰勝軍聞受人之禄憂人之事今方救
生死縈纏之急豈有暇而知王務哉言罷揖而出王
不能留自是每依杖林山養徒教授恒講佛經道俗
宗歸常逾數百法師就之首末二年學唯識決擇
論意義理論成无畏論不住涅槃十二因縁論莊嚴經
論及問瑜伽因明等疑已於夜中忽夢見那爛陀寺

房院荒穢並繫水牛无復僧侶法師從幼日王院
西門入見第四重閣上有一金人色貌端嚴光明滿堂
内心歡喜欲登上无由乃請垂引攜彼白我曼殊師利
菩薩也以汝緣業未可來也乃指寺外曰汝看者是法師尋
指而望見寺外火焚燒村邑都為灰燼彼金人曰汝可
早歸此處十年後戒日王當崩印度荒乱惡人相害汝
可知之言訖不見法師覺已嗟歎向勝軍說之勝軍曰三
界无安或當如是既有斯告任仁者自圖焉是知大士
所行皆為菩薩護念將往印度告戒賢而駐待汝留
未返亦无常以勸歸若所為不乖聖心誰能感此及
永徽之末戒日果崩印度飢荒並如所告國家使人
王玄策備見其事當此正月初時也西國法以此月菩提
寺出佛舍利諸國道俗咸來觀禮法師即共勝軍同
往見舍利骨或大或小大者如圓珠光色紅白又完舍利

如究豆大其狀潤赤无量徒衆獻奉香花讚礼訖還
置塔中至夜過一更許勝軍共法師論舍利大小不同
云弟子見餘處舍利大如米粒而此所見何其太大
師意有疑不法師報曰玄奘亦有此疑更經少時忽
不見室中燈内外太明怪而出望乃見舍利塔光曜
上發飛燄屬天色含五彩天地洞朗无復星月兼聞
異香氛氳溢院於是遍相告報言舍利有大神變諸
衆乃知重集礼拜稱歎希有經食頃光乃漸収至餘
欲盡遶覆鉢數帀然始惣入天地還闇晨象復出衆
覩此已咸除疑网因礼菩提樹及聖迹經八日復還那爛
陀寺時戒賢法師遣爲衆講攝大乘論唯識論決擇
論時大德師子光先爲衆講中百論述其旨破瑜伽義
法師妙閑中百又善瑜伽以爲聖人立教各隨一
意不相違妨惑者不能會通謂爲乖反此乃失

在傳人豈閑抗涕愍其局致數往徵詰復不
能翻吞由是學徒漸散而宗附法師又以中百論
旨唯破遍計所執不言依他起性及圓成實性師子
光不能善悟見論稱一切无所得謂瑜伽所立圓成
實性等亦皆須遣所以每於言法師為和會二
宗言不相違乃著會宗論三千頌論成呈戒賢及
大衆无不稱善並共宣行師子光慙赧遂出往菩提寺
別命東印度一同學名旃陁羅僧訶来相論難冀解
前恥其人既至憚威而默不敢致言法師聲譽益
甚初師子光未去前戒日王於那爛陁寺側造鍮
石精舍高逾十丈諸國咸知王後自征恭御陁行次
烏荼國其國僧皆小乘學不信大乘謂為空花外道
非佛所說既見王來譏曰聞於那爛陁側作鍮石精
舍功甚悲偉何不於迦波釐外道寺造而獨於彼也王

曰斯言何甚答曰那爛陀寺空花外道与迦波釐不
殊故也先是南印度王灌頂師老婆羅门名般若毱多
明正量部義造破大乘論七百頌諸小乘師咸皆歎重
因取示王曰我宗如是豈有大乘人能難破一字者
王曰弟子聞狐行鼷鼠之群自謂雄於師子及其見
也則魂魄已散師等未見大乘諸徳所以固守愚宗
若一見時恐還同彼曰王若疑者何不集而對決
以定是非王曰此亦何難即於是日發使脩書与
與那爛陀寺正法藏戒賢法師曰弟子行次烏荼見
小乘師恃憑小見製論誹謗大乘詞理切害不近
人情仍欲張鱗共師等一論弟子知寺中大徳並才
慧有餘學無不悉輒以許之謹令奉報願差大徳四
人善自他宗兼内外者赴烏荼國行従所法藏得書
集衆量擇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及法師爲四人應

王之命共海慧等咸憂法師謂曰小乘諸部三藏
玄奘在本國及入迦濕弥羅已來遍皆學訖具悉其宗
若欲將其教旨能破大乘義終无此理奘雖學淺智微
當之必了願諸德不煩憂也若其有負自是支那国
僧无關此事諸人咸喜後日王復有書來云前請大德
未須即發待後進止時復有順世外道來求論難書
卌條義懸於寺門若有難破一條者我則斬首相謝
經數日无人出應法師遣房內淨人出取其義毀破以足
蹉蹍婆羅门大怒問曰汝是何人答曰我是摩訶耶那
提婆奴婆羅门久素聞法師名慚恥更不与語法師令
喚入將對戒賢法師及命諸德為證与之共論徵其宗
本歷外道諸家所立其詞曰如餔多外道離繫外道髏
鬘外道殊徵伽外道四種形服不同數論外道（舊曰僧佉）勝論
外道（舊曰衛世師）二家立義有別餔多之輩以灰塗體用為脩

道遍身艾白備寢竈之猫狸離繫之徒則露質摽奇䛒髮為徳皮裂足跛狀臨河之朽樹髑髏之類以髑髏為鬘痤頭掛頸陷枯磈磊若塚側之藥又散伽之流披服糞衣飲啜便穢臊膝臭惡辟溷中之狂豕尒等以此為道豈不愚哉至如數論外道立廿五諦義從自性生大從大生我執次生五唯量次生五大次生十一根此廿四並供奉於我然受用除離此已則我得清淨勝論師立六句義謂實徳業有同異性和合雖此六是我所受具未解脫已来受用前六若得解脫与六相離為并今破數論所立如彼廿五諦中我之一種是別餘廿四展轉同為一體而自性一種以三法為體謂薩埵刺闍答摩此三展轉合成大等廿三諦廿三諦一一皆以三法為體若使大等一一皆攬三成如衆如林即是其假如何得言一切是實又此大等各以三成即一是一切如一則一切則應一一皆有一切法作用

既不許然何因執三爲一切體性又若三一則一切應口眼等根
即是大小便路又一一根有一切作用應口耳等根聞香見
色若不爾者何得執三爲一切法體豈有智人而立此義
又自性既常應如我體何故轉變作大等法又所計我
其性若常應如自性不應是我若如自性其體非我
不應受用廿四諦是則我非能受廿四諦非是所受既能
所受无則諦義不成如是徵覈數番婆羅門默无所説
起謝曰我今負矣任依先約法師曰我專釋子終不
害人今役汝爲奴隨我教命婆羅門歡喜敬從即將向
房聞者无不稱慶時法師欲往烏荼乃訪得小乘所
製破大乘義七百頌者法師尋有者數處疑謂所伏
婆羅門曰汝曾聽此義不答曰曾聽五遍法師欲令
其講彼曰我今爲奴豈合爲尊講法師曰此是他
宗我未曾見汝但説无苦彼曰若然請至夜中恐外人

聞從奴學汗尊名稱於是至夜屏去諸人令講一遍
俻得其旨遂尋其謬節申大乗義而破之為一千六
百頌名破惡見論將呈戒賢法師及宣示徒衆无不
嗟賞曰以此窮覈何敵不亡其論如別因謂婆羅門
曰仁者論屈為奴於恥已足今放仁者去隨意所之婆
羅門歡喜辭出往東印度迦摩縷波国向拘摩羅王
說法師德義王聞甚悅即發使來請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四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巻第五

持寶院[illegible]

寺 XIII
5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五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尼乾占歸國終至帝城之西漕

鳩摩羅使未至聞有一露形尼乾子名伐闍羅忽入房來法師舊聞尼乾子善於占卜即請坐問所疑曰玄奘支那國僧來此學問歲月已久今欲歸還不知達不又去住二宜何最為吉及壽命長短願仁者占看尼乾乃索一白石畫地而筮報法師曰師

橋寺

京都大学
930248
圖書

住時最好五印度及道俗无不敬重去時得達於彼敬重亦好但不如於住師之壽命自今已去更可十年若憑餘福轉續非所知也法師又問意欲思歸経像既多不知若為勝致尼乾曰勿憂戒日王拘摩羅王自遣人送師必達无苦法師報曰彼二王者從来未面如何得降此恩尼乾曰拘摩羅王已發使来請二三日當到既見拘摩羅亦便見戒日如是言訖而去法師即依還意莊嚴経像諸德聞之咸来勸住曰印度者佛生之處大聖雖遷遺蹤具在巡遊礼讃足像平生何為至斯而更捨也又支那者蔑戾車地輕人賤法諸佛所以不生志狭垢深聖賢由茲弗往氣寒土險亦焉足念哉法師報曰法王立教義尚流通豈有自得其心而遺未悟且彼國衣冠濟濟法度可遵君聖臣忠父慈子孝貴仁貴義尚齒尚

賢加以識洞幽微智与神契幹天作則七曜光以陽
其文設器分時六律不能韜其管故能駈促飛走感
致鬼神消息陰陽利安萬物自遺法東被咸重
大乗定水澄明戒香芬馥發心造行願與十地齊
功斂掌薰脩以至三身為極向蒙大聖降靈親
麾法化耳承妙說目覩金容並轡長途未可知
也豈得稱佛不徃遂可輕哉彼曰經言諸天隨其
福德共食有異今與法師同居贍部而佛生於此
不徃於彼以是將為邊惡地也地既无福所以不勸
仁歸法師報曰无垢稱言夫日何故行贍部洲答曰
為之除冥今所思歸意遵此耳諸德既見不從
乃相呼徃戒賢法師所陳其意戒賢謂法師曰仁
意何如報曰此國是佛生處非不愛樂但奘來者為
求大法廣利群生自到已來蒙師為說瑜伽師地論

决諸疑網礼見聖迹及聞諸部甚深之旨私心慰慶
誠不虚行願以所聞歸還翻譯使有縁之徒同得聞
見用報師恩由是不願停住戒賢書曰此菩薩意也
吾心望尒亦如是任為裝束諸人不須苦留言訖還
房經二日東印度拘摩羅王遣使奉書与戒賢法
師曰弟子願見支那國大德願師發遣慰此欽思戒
賢得書告衆曰拘摩羅王欲請玄奘但此人衆差
擬共戒日王處小乘對論今若赴彼戒日儻須於
何可得不宜遣去乃謂使曰支那僧意欲還國不
及得赴王命使到王更遣來請曰師縱欲歸暫過
弟子去亦非難必願垂顧勿復致違戒賢既不遣
彼王大怒更發別使賷書与戒賢法師曰弟子凡
夫染習世樂於佛法中未知迴向今聞外國僧名身
心歡喜似開道牙之分師復不許其來此欲令衆生

長淪永夜豈是大德紹隆遺法汲引物我不勝渴
仰謹遣重諮若也不來弟子則分是惡人近者設
賞迦王猶能壞法毀菩提樹師謂弟子無此力耶
必當整理象軍雲萃於彼踏那爛陁寺使碎如
塵此言如日師好試看戒賢得書謂法師曰彼王者
善心素薄境内佛法不甚流行自聞仁者似入深
意仁或是其宿世善友努力為去出家以利物為本
今正其時譬如伐樹但斷其根枝條自弥到彼令王
發心則百姓從化若違不赴或有魔事勿憚小勞法
師辭與使俱去至彼見王甚喜率群臣迎拜讚歎延
入宮日陳音樂飲食花香盡諸供養請受齋戒如
是經月餘戒日王討恭御陁還聞法師在鳩摩羅處
驚曰我先頻請不來今何因在此發使語鳩摩羅王
急送脂那僧來王曰我頭可得法師未可即來使

還戒日王大怒謂侍臣曰鳩摩羅王輕我何爲一僧
發是麁語更遣使責曰汝言頭可得者即付使將
来鳩摩羅深懼言失即命嚴象軍二萬乘船三
萬艘共法師同發泝殑伽河以赴王所至羯朱嗢
祇羅國遂即叅及鳩摩羅王將欲發引先令人
於殑伽河北營行宮是日渡河至宮安置法師訖
自與諸臣叅戒日王於河南戒日見来甚喜知其敬
愛於法師亦不責其前語但問脂那僧何在報曰在
其行宮王曰何不来報曰大王欽賢愛道豈可遣師
就此叅王王曰善且去某明日自来鳩摩羅還謂法
師曰王雖言明日来恐今夜即至仍須候待若来師
不須動法師曰玄奘佛法理自如是至夜一更許王果
来有人報曰河中有數千炬燭并步鼓聲王曰此戒
日王来即勅擎燭自與諸臣遠迎其戒日王行時每

将金皷數百行一歩二蹕号為萬歩皷儺哉曰有此
餘王不得同也既至頂礼法師足散花瞻仰以无量
頌讃歎訖謂法師曰弟子先時請師何為不来報曰
玄奘遠尋佛法為聞瑜伽師地論當奉命時聽論未
了以是不遂參王〻又問曰師従昭那来弟子聞彼國
有秦王破陳樂歌舞之曲未知秦王是何人復有何
功德致此稱揚法師報曰玄奘本土見人懷聖賢之德
能為百姓除凶剪暴覆潤群生者則哥而詠之上備
宗廟之樂下入閭里之謳秦王者即昭那國今之天
子也未登皇極之前封為秦王是時天地版蕩蒼
生無主原野積人之完川谷流人之血妖星夜聚沴
氣朝凝三河苦封豕之貪四海困長蛇之毒王以帝子
之親應天策之命奮戎振旅撲翦鯨鯢杖鉞麾戈
肅清海縣重安宇宙再耀三光六合懷恩故有茲詠

王曰如此之人乃天所以遣為物主也又謂法師曰弟子
且還明日迎師願不憚勞於是辭去詰旦使來法師共鳩
摩羅同去至戒日宮側王与門師廿餘人出迎入坐備陳
珎膳作樂散花供養訖王曰聞師作制惡見論何在法
師報在此因取觀〻訖王甚悅謂其門師等曰弟子聞
日光既出則螢燭奪明天雷振音而鎚鑿絶響師等
所守之宗他皆破訖試可救者諸僧無敢言者王曰師等
上坐提婆犀那自云解冠群英學該衆哲首興異見
常毀大乘及聞客大德來即往吠舍釐禮觀聖迹
詐以逃潛故知師等无能也王有妹聰慧利根善正
量部義坐於王後聞法師序大乘宗途奧曠小教
局淺夷然歡喜稱讚不能已王曰師論大好弟子
及諸師並皆信伏但恐餘國小乘外道尚守愚迷望
於曲女城為師作一會命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外

道等示大乘微妙絕其毀謗之心顯師盛德之高
摧其我慢之意是日發勅告諸國及義解之徒
集曲女城觀支那國法師之論焉法師自冬初共王
逆河而進至臘月方到會場五印度中有十八國王
到諳知大小乘僧三千餘人到婆羅門及尼乾外道
二千餘人到那爛陀寺千餘僧到是等諸賢並博
蘊文義富贍辯才思聽德音皆來會所兼有侍從
或象或輿或幢或幡各自圍遶峨々岌々若雲興霧
涌充塞數十里間雖六齊之舉袂成帷三吳之揮汗
為雨未足方其盛也王先勅會所營二草殿擬安像
及徒眾比到並成其殿峻廣各堪坐千餘人王行宮
在會場西五里日於宮中鑄金像一軀裝一大象
上施寶帳安佛在其中戒日王作帝釋形手執白拂
侍右拘摩羅王作梵王形執寶蓋侍左皆著天冠

花鬘垂瓔珞珮王又裝二大象載寶花逐佛後
隨行隨散令法師及門師等各乘大象次列王後又
以三百大象使諸國王大臣大德等乘魚鱗於道側
稱讚而行從旦裝束自行宮引向會所至院門各令
下乘捧佛入殿置於寶座王共法師等以次供養然
後命十八國王入諸國僧名稱最高文義贍博者
使千餘人入婆羅門外道有名行者五百餘人入諸國
大臣等二百餘人入自外道俗各令於院門外部伍安
置王遣內外並設食食訖施佛金盤一金椀七金澡
灌一金錫杖一金錢三千上氎衣三千法師及諸僧
等施各有差施訖別設寶床請法師坐為論主稱
揚大乘序作論意仍遣那爛陀寺沙門明賢法師
讀示大眾別令寫一本懸於會場門外示一切人若
其間有一字无理能難破者請斬首相謝如是至晩

无一人敢言弐日王歡喜罷會還宮諸王諸僧各歸
所次法師共鳩摩羅王亦還自宮明旦復來迎像送引
聚集如初經五日小乘外道見毀其宗結恨欲為謀
害王知宣令日耶黨亂真其來自久埋隱正教誤惑
衆生不有上賢何以鑒偽支那法師者神宇沖曠解行
兼深為救群邪來遊此國顯揚大法汲引愚迷妖妄之
徒不知慙悔謀為不軌翻起害心此而可容孰不可恕
衆有一人傷觸法師者斬其首毀罵者截其舌其欲申
辭救義不拘此限自是邪徒戢翼竟十八日無一人發
論將散之夕法師更稱揚大乘讚佛功德令无量人
返邪入正弃小歸大弐日王益增崇重施法師金錢
一萬銀錢三萬上疊衣一百領十八國王亦各施珎寶
法師一皆不受王命侍臣莊嚴大象施幢請法師乘
令貴臣陪衛巡衆告唱表立義無屈西國法凡論得

勝如此法師讓不行王曰古来法尒事不可違乃将法師袈裟遍唱曰支那國法師立大乘義破諸異見自十八日来无敢論者並宜知之諸衆歡喜為法師競立美名大乘衆号曰摩訶耶那提婆此云大乘天小乘衆号曰木叉提婆此云解脱天焼香散花礼敬而去自是德音彌遠矣王行宮西有一伽藍王所供養中有佛牙長可寸半其色黄白每放光明昔迦濕弥羅國訖利多種滅壞佛法僧徒解散各々遠遊印度其後覩貨邏國雪山下王忿諸賤種毀滅佛法乃詐為商旅率三千勇士多賚珎寶偽言献奉其王素貪聞之甚喜遣使迎接但雪山王禀質雄猛威肅如神既至其座去帽而叱之訖利多王覩便驚懾顛仆於地雪山王按其首而斬之謂群臣曰我雪山下王忿尒諸奴毀壊佛法故来罸汝然則過在一人非関汝

輩各宜自安唯有惑其王首為悪者逐之他國餘无
所問既殲醜蘖遠立伽藍召集僧徒奉施而返前
投印度苾芻聞國平定杖錫旋歸路逢群象鳴
吼而來苾芻見已昇樹藏避象乃吸水灌樹以牙排
撥須臾樹倒象以鼻巻苾芻置背上肩載而去至一
大林中有病象患瘡而臥象引苾芻手觸其苦
處見瘡有竹刺為枝刺引出膿血裂衣為裹象
得漸安明日諸象覓求菓蘇奉施苾芻苾芻食
已有一象將金函授於病者病象得已授與苾芻
苾芻受已諸象載送出林到舊處置於地跪拜而
去苾芻開函乃佛牙也將歸供養近戒日王聞迦濕
彌羅有佛牙親至界首請晝礼拜諸衆悋惜不聽
將出乃別藏之但其王懼戒日之威處處掘覓得已
將呈戒日見已深生敬重持其苾芻遂奪歸供養

即此牙也散會後王以所鑄金像衣錢等付鴈伽藍
令僧守護法師先以辭那爛陀諸德及取經像訖
罷論竟至十九日辭王欲還王曰弟子嗣承宗廟為
天下主卅餘年常慮福德不增廣往因不相續以故積
集財寶於鉢羅耶伽國兩河間立大會場五年一
請五印度沙門婆羅門及貧窮孤獨為七十五日无
遮大施已成五會今欲作第六會師可不暫覩隨
喜法師報曰菩薩為行福慧雙修智人得果不忘其
本王尚不悋珍財玄奘豈可辭少停住請隨王去王
甚喜至廿一日發引向鉢羅耶伽國就大施場殑伽河
在北閻牟那河在南俱從西北東流至此國而會其
二河合處西有大墠周圍十四五里平坦如鏡自昔諸
王皆就其地行施因号施場為相傳云若於此地施
一錢勝餘處施百千錢由是古來共重王勅於墠

上遠施場竪蘆爲籬面各千歩中作草堂數十間
安貯衆寶皆金銀真珠紅頗梨寶帝青珠大青
珠等其傍又作長舍數百間貯憍奢耶衣斑氎衣
金銀錢等籬外別作造食處於寶庫前更造
長屋百餘行似此京邑肆行一一長屋可坐千餘
人先是王勅告五印度沙門外道尼乾貧窮孤
獨集施場受施亦有曰法師曲女城會不歸便
往施所敎十八國王亦便逐王往至會場道俗到
者五十餘万人戒日王營殑伽河北岸南印度王
杜魯婆跋吒營合河西鳩摩羅王營閻牟那河
南花林側諸受施人營跋吒王西辰旦其戒日王与
拘摩羅王乘船軍跋吒王從象軍各整儀衛集會
場所十八國諸王以次陪列初一日於施場草殿內安
佛像布施上寶上衣及美饌奏樂散花至日晩歸

營第二日安日天像施寶及衣米於衲第三日安
自在天像施如日天第四日施僧〻一万餘人百行俱坐
人施金錢百文珠一枚疊衣一具飲食香花供養訖
而出第五番施婆羅門廾餘日方遍第六番施外
道十日方遍第七番施遠方求者十日方遍第八番
施諸貧窮孤獨者一月方遍至是五年所積府庫
俱盡唯留象馬兵器擬征暴亂守護宗廟自餘寶
貨及在身衣服瓔珞耳璫臂釧寶鬘頸珠髻中
明珠惣施无復孑遺一切盡已從其妹素麁弊衣
著礼十方佛踊躍歡喜合掌言曰某比来積集財
寶常懼不入堅牢之藏今得貯福田中可謂入
藏矣願某生〻常具財法等施衆生成十自在滿二
莊嚴會訖諸王各將諸寶錢物於諸衆邊贖王所
施瓔珞髻珠御服等還將獻王經數日王衣服及上

寶等脤用如故法師辭欲歸王曰弟子每欲共師闡
揚遺法何遽即歸如是留連復十餘日鳩摩羅王
殷勤亦如是謂法師曰師能住弟子處受供養者當
爲師造一百寺法師見諸王意不解乃告以苦言曰支
那國去此遐遠晩聞佛法雖霑梗槩不解委具爲此
故來訪殊異耳今果願者皆由本土諸賢思渴誠
深之致以是不敢須臾而忘經言障人法者當代
代无眼若留玄奘則令彼无量行人失知法之利无眼
之報寧不懼哉王曰弟子慕重法師徳願常瞻奉
既損多人之益實懼於懐任師去住雖然不知師欲
從何道而歸師取南海去者當發使相送法師報曰
玄奘從支那來至國西界有國名高昌其王明睿
樂法見玄奘來此訪道深生隨喜資給豐厚願法師
還日相過情不能違今者還須北路而去王曰師須

幾許資糧法師報无所須王曰何得尒於是命施
金銭等物鳩摩羅王亦施衆珎法師並皆不納唯
受鳩摩羅王曷刺釐帔（即麄毛下細者所作也）擬在塗防雨於
是告別王及諸衆相餞數十里而歸將分之際嗚
噎各不能已法師以経像等附北印度王烏地多軍
鞌乘漸進後日王更附烏地王大象一頭金銭三千
銀銭一万供法師行費別三日王更與鳩摩羅王跋
吒王等各將軽騎數百復来送別其慇懃如是仍
遣達官四人名摩訶怛羅（類此散官也）王以素氎作書
紅泥封印使達官奉書送法師所経諸國令發乘
遞送終至漢境自發鉢羅耶伽國西南大林野中
行七日到憍賞弥國城南劬師羅長者施佛園處
礼聖跡訖復与烏地多王西北行一月餘日歷數
國重礼天梯聖迹復西北行三踰繕那至毗羅那拏

國都城停兩月日逢師子光師子月同學二人講
俱舍攝論唯識論等皆來逆接甚歡法師至又開
瑜伽决擇及對法論等兩月訖辭歸復西北行一月
餘日經數國至闍蘭達國即北印度王都復停一
月爲地王遣人引送西行廿餘日至僧訶補羅國時有
百餘僧皆北人賫經像等依法師而歸如此復廿餘
日山澗中行其處多賊法師恐相劫掠常遣一僧
預前行若逢賊時教說遠來求法今所賫持並
經像舍利願檀越擁護无起異心法師率徒侶後
進時亦屢逢賊來無害如是廿餘日行至呾叉尸羅
國重礼月光王捨千頭處國東北五十踰繕那即
迦溼弥羅國其王遣使迎請法師爲象行輜重不
果去停七日又西北行三日至信度大河々廣五六
里經像及同侶人並乘船而進法師乘象涉渡時

遣一人在船看守經及印度諸異花種將至中流
忽然風波亂起搖動船舫數將覆沒守經者惶
懼墮水衆人共救得出遂失五十夾經本及花種
等自餘僅得保全時迦畢試王先在烏鐸迦漢荼
城聞法師至躬到河側奉迎問曰承師河中失經師
不將印度花菓種來答曰將來王曰鼓浪傾船事由
於此自昔以來欲將花種渡者並然因共法師還城寄
一寺停五十餘日為失經本更遣人往烏長那國
抄寫迦葉臂耶部三藏迦濕彌羅王聞法師漸近而忘遠
躬來參拜累日方歸法師與迦畢試王相隨西北行
一月餘日至藍波國境王遣太子先去勅都人及衆
僧莊嚴幢幡出城迎候王與法師漸發比至道俗
數千人幢幡甚盛衆見法師歡喜禮拜訖前後圍
遶讃詠而進至都停一大乘寺時王亦為七十五日

無遮大施自此復西南行十五日往伐剌拏國礼聖
迹又西北往阿薄健國又西北往漕矩吒國又北行五
百餘里至佛栗氏薩那國從此東出至迦畢試境
王又為七日大施〻訖法師辭發東北行一踰繕那至
瞿盧薩謗城與王別北行王遣一大臣將百餘人送法
師度雪山負芻草糧食資給行七日至大山頂其
山疊嶂危峯參差多狀或平或聳勢非一儀登
陟艱辛難為備敘自是不得乘馬策杖而前復
経七日至一高嶺〻下有村可百餘家養羊畜羊
大如驢其日宿於此村至夜半發仍令村人乘山駝
引路其地多雪澗凌溪若不馮鄉導交恐淪
墜至明盡日方渡凌谿時唯七僧并雇人等有
廿餘象一頭騾十頭馬四匹明日到嶺底尋盤道復
發〻一嶺望之如雪及至皆白石也此嶺最高雖

雲結雪飛莫至其表是日將昏方到山頂而寒風
凄凜徒侶之中無能正立者又山無卉木唯積石攢
峯岌然如林筭矣其處既山高風急鳥將度者
皆不得飛自嶺南嶺北各行數百步外方得舒其
六翮矣尋贍部洲中嶺岳之高亦無過此者法師
從西北下數里有少平地施帳宿旦而進經五六日下
山至安怛羅縛婆國即覩貨羅之故地伽藍三所僧
徒數十習大衆部法有一窣堵波無憂王建也法師
停五日西北下山行四百餘里至闊悉多國亦覩貨
羅之故地從此西北復山行三百餘里至活國居縛
蒭河側即覩貨羅東界都城在河南岸因見葉
護可汗孫王覩貨羅自稱葉護至衙停一月葉護
遣衛送共商侶東行二日至曹健國其傍又有阿利
尼國曷邏胡國訖栗瑟摩國鉢利曷國皆覩貨羅

故地也自普健復東行入山三百餘里至呬摩怛羅國亦覩貨羅故地風俗大同突厥而尤異者婦人首冠木角高三尺餘前有兩岐表夫父母上岐表父下岐表母隨先喪亡除去一岐舅姑俱殁則舉冠全棄

自此復東行二百餘里至鉢創那國亦覩貨羅故地也為寒雪俾月餘自從此又東南山行二百餘里至淫薄健國又東南巖范踰嶺行三百餘里至屈(居勿反)浪拏國從此又東北山行五百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亦名護密也)國在兩山間臨縛芻河出善馬形小而健俗無禮義性暴獷陋眼多碧綠異於諸國伽藍十餘所昏馱多城國之都也中有伽藍此國先王所立伽藍中而佛像上有金銅圓蓋雜寶莊瑩自然住空當於佛頂人有礼旋蓋亦隨轉人停蓋止莫測其靈(寺古日錄具如別傳)從此國大山北至尸棄尼國又越達摩

悉鐵帝國至商弥國從此復東山行七百餘里至
波謎羅川東西千餘里南北百餘里在兩雪山間
而當葱嶺之中風雪飄飛春夏不止以其寒烈
卉木稀少稼穡不滋境域蕭條無復人跡川中有
大龍池東西三百里南北五十餘里處贍部洲中地
勢高陸瞻之瀰流目所不能極水族之類千品萬
種諠聲交聒若百工之肆焉復有諸鳥形高丈餘
其卵如甕舊稱條支巨鷇或當此也池西分一河
西至達摩悉鐵帝國東界與縛芻河合而西流
赴海以右諸水亦皆同會池東分一大河東至佉
沙國西界與徙多河合而東流赴海以左諸水亦
並同會川南山外有鉢露羅國多金銀金色如火
又此池南北與阿耨池相當從此川東出登危履
雪行五百餘里至朅盤陀國城依嶺北背徙

多河東入塩澤潜流地下出積石山為此國
河源也又其王聰慧遠圖相承多歴年所自云
本是至那提婆瞿怛羅（唐言漢日天種）王故宮有故尊
者童壽論師伽藍尊者怛叉始羅国人也神晤
英秀日誦三萬二千言兼書亦尒遊戯法雜
翫著述凡製論數十部並盛宣行即経部本
師也是時東有馬鳴南有提婆西有龍猛北
有童壽号為四日照有情之惑童壽聲譽
航高故先王躬伐其國遷而供養城東南三百餘
里至大石壁有二石室各一羅漢於中入滅盡定端
居不動視若羸人而竟无傾朽已経七百餘歳矣
法師在其國停廾餘日復東北行五日逢群賊商
侶驚怖登山象被逐溺水死賊過後與商人漸
進東下冒寒渡險行八百餘里出葱嶺至烏鎩

國城西二百里有大山崖峻上有窣堵波聞之
舊記曰數百年前曰雷震山崩中有苾芻身量
枯偉瞑目而坐鬚髮蒙〻垂覆肩面有推者見
而白王〻躬觀礼仕庶傳聞遠近同集咸申供養
積花成積王曰此何人也有苾芻對曰此出家羅
漢入滅盡定者歲月滋淹故鬚長耳王曰若何警
寤令其起也對曰段食之身出定便壞宜先以蘇乳灌
灑使潤霑膝理然後擊揵椎感而悟之或可起也王曰
善哉遂依僧悟灑乳擊揵椎羅漢舉目而視曰尓輩何
人形卑法服對曰我輩苾芻也彼曰我師迦葉波如
來今何所在對曰久入涅槃聞之嚬蹙重曰釋迦文
佛成無等覺未答曰已成利物斯周亦從寂滅聞
已低眉良久以手舉髮起昇虛空作大神變化火
焚身遺骸墮地王與大衆收骨起窣堵波即此

塔也從此北行五百餘里至佉沙國（舊曰疏勒乃稱其城號也正音宜云室利訖栗多底疏勒之言尚訛）又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渡徒多河踰大嶺至斫句迦國（舊曰沮渠）國南有大山山多龕室印度果人多運神通就之栖止日入寂滅者衆矣今猶有三羅漢住巖穴入滅心定鬚髮長諸僧時往為剃又此國多大乘經典十万頌為部者凡有數十從此東行八百餘里至瞿薩旦那國（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謂渙那國匈奴謂之于遁諸胡謂之豁旦印度謂之屈丹舊曰于闐訛也）沙磧大半宜穀豊菓出氍毹細氈工績絁紬又土多白玉毉玉氣序和調俗知禮義尚學好音風儀詳整異諸胡俗文字遠遵印度微有改耳重佛法伽藍百所僧五千餘人多學大乘其王雄智勇武遵愛有德自云毗沙門天之胤也王之先祖即無憂王之太子在怛叉始羅國被譴出雪山北養牧逐水草至此遷

都久而無子，因禱毗沙門天廟，神額上剖出一男。復於廟前地生奇味，甘香如乳，取而養子，遂至成長。王崩後嗣立，威德遐被，力并諸國，今王即其後也。先祖本因地乳資成，故于闐正音稱地乳國。

為法師入其境至勃伽夷城，城中有坐佛像，高七尺餘，首戴寶冠，威顏圓滿，聞諸舊說，像本在迦濕彌羅國，請來到此。昔有羅漢，有一沙彌，身嬰疾病，臨將捨壽，索酢米餅，師以天眼觀見瞿薩旦那有，潛運神通，乞而與之，沙彌食已，歡喜生其國，願力無違，命終即生王家，嗣立之後，才略驍雄，志思吞併，乃踰雪山，伐其舊國，時迦濕彌羅王亦簡將練兵，欲事攘拒，羅漢曰：不勞舉刃，我自遣之。即往瞿薩旦那王所，為說貪暴之失，及示先身沙彌衣服，王見已得宿命智，深

生愧恧與加濕彌羅王結好而罷仍迎先所供像
隨軍還國像至此城住而不進王與衆軍盡力
移轉卒不能動即於像上營構精廬招延僧侶
捨所愛冠莊嚴佛頂其冠見在極多貴寶觀者
歡焉法師停七日于闐王聞法師到其境躬來
迎謁後日發引王先還都留兒侍奉行二日王又
遣達官來迎離城卌里宿明日王與道俗將音
樂香花接於路左既至迎入城置於小乘薩婆
多寺王城南十餘里有大伽藍此國先王為毗盧
折那（唐言遍照）阿羅漢造也昔此國法教未霑而羅漢
自迦濕彌羅至此宴坐林中時有見者怪其形
服以狀白王王聞親往觀其容止問曰汝何人獨栖
林野曰我如來弟子法爾閑居王曰稱如來者復何
義也答曰如來者佛陀之德号昔淨飯王太子

一切義成愍諸衆生沈没苦海無救無歸乃弃七
寳千子之資四洲輪王之位閑林進道六年果成
惟金色之身證無師之法灑甘露於鹿菀耀摩
尼於鷲峯八十年中示教利喜化緣既盡息應歸
真遺像遺典傳通猶在王以宿福位為人主當法
輪之付囑作有識之依歸寘而不聞是何理也王曰
其罪果淹積不聞佛名今蒙聖人降德猶是餘
福所有遺像遺典請奉備禮羅漢報曰必顧樂
者當先建立伽藍則靈像自至王於是旋駕與
群臣詳擇勝地命選近人問羅漢造立之式曰而
遠為寺成王重請曰伽藍已就佛儀何在報曰王
但至誠像至非遠王共大臣及士庶等各燒香捧
花一心而立須臾間有佛像自空而來降於寶座
光暉晃朗容顏肅然王見歡喜稱慶無極并

請羅漢為衆說法曰與興國人廣興供養故此伽
藍即最初之立也法師前度河失經到此更使人
往屈支疏勒訪本及于闐王留連未獲即還曰脩
表使高昌小兒逐高侶入朝陳已昔往婆羅門國
求法今得還歸到于闐其表曰沙門玄奘言奘聞
馬融該贍鄭玄就扶風之師伏生明敏朝錯躬濟
南之學是知儒林近術古人猶且遠求況諸佛利
物之玄蹤三藏解纏之妙說敢憚塗遙而無尋慕
慕者也玄奘往以佛興西域遺教東傳然則勝
典雖來而圓宗尚闕常思訪學无顧身命遂以
貞觀三年冒越憲章私往天竺踐流沙之漫漫陟
雪嶺之巍巍鐵門巉嶮之塗熱海波濤之路
始自長安神邑終于王舍新城中間所經五万餘
里雖風俗千別艱危萬重而憑恃天威所至无

覲仍蒙厚禮身不辛苦心願獲從遂得觀耆闍
崛山礼菩提之樹見不見迹聞未聞經窮宇宙之
靈奇盡陰陽之化育宣 皇風之德澤發殊俗之
欽思歷覧周遊一十七載今已從鉢羅耶伽國經
迦畢試境越葱嶺渡波謎羅川歸還達於于闐
為所將大象溺死經本衆多未得鞍乘以是少停
不獲奔馳早謁軒陛无任延仰之至謹遣高昌俗
人馬玄智隨商侶奉表先聞 是後為于闐諸僧講
瑜伽對法俱舍攝大乘論一日一夜四論遞宣王與
道俗歸依聽受日有千數時経七八月使還蒙
恩勅降使迎勞曰聞師訪道殊域今得歸還歡
喜无量可即速来與朕相見其國僧解梵語及経
義者亦任将来朕已勅于闐等道使諸國送師人
力鞍乘應不少乏令燉煌官司於流沙迎接鄯

於涅洙迦捿法師奉勅已即進發于闐王資餞
甚厚自發都三百餘里東至媲摩城〻有雕檀
立佛像高二丈餘質狀端嚴甚多靈應人有疾
疾隨其苦處以金薄帖像病即瘳愈凡有願求多
家果遂相傳云昔佛在世憍賞弥國陁衍那王所
作佛滅度後自彼飛來至此國北曷勞落迦城後
復自移到此（自緣如別傳）又相傳有記云釋迦法滅像入龍
宮從媲摩城東入沙磧行二百餘里至泥壤城又
從此東入大流沙風動沙流地無水草多埶毒魑
魅之患無徑路行人往返望人畜遺骸以為標幟
磽确難涉委如前序又行四百餘里至覩貨邏故
國又行六百餘里至折摩馱那故國即涅末地又
東北行千餘里至納縛波故國即樓蘭地展轉
達於自境得鞍乘已放于闐使人及駝馬還有

勅顧其勞皆不受而去既至汜水又附表時 帝
在洛陽宮表至知法師漸近勅西京留守左僕射
梁國公玄齡使有司迎待法師承上欲問罪遼
濱恐稽緩不及乃倍途而進奄至漕上官司不
知迎接威儀莫暇陳設而聞者自然奔湊觀礼
盈衢更相登踐欲進不得因宿於漕上矣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五